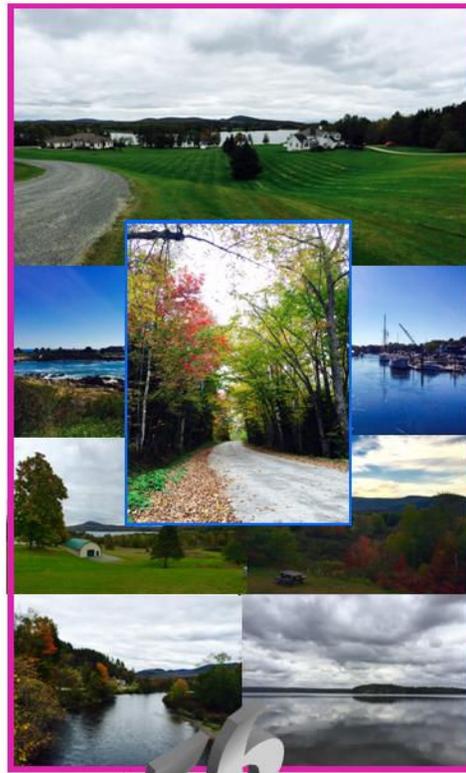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二零一六年十月第一百五十六期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ober 2016



156

- 保羅·策蘭詩兩首
- 詹妮弗·哈貝爾詩六首
- 每一首詩都是一滴孤獨的眼淚



目錄

No.156

目錄 封面裡
編輯筆記 封底裡

詩創作

秋原	聲音的折射	3
高潤清	聽雨	3
榆楊	在醫院·涅槃	4
封期任	宇宙之門，為我悄然打開	4
姜華	秦川辭	4
徐金秋	安陸銀杏兩章	5
湯雲明	拉市海、虎跳峽	5
聶青	炊煙、父親的背	5
陳銘華	錯過、信仰、無題 2 章	6
路志寬	處暑	6
裴國華	走進秋天	6
向明	我之過、針尖下尋思	7
熊國華	絲綢之路	7
顏溶	鳥和世界、窗外	7
羅青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二首	8
草葉	十八年前的月亮 二首	8
桑克	霧虹橋斜坡下的世界 三首	9
非默	退思錄	9
嚴力	體型 三首	10
默雷	北方哀歌	10
北城	夜歸人、在風中	10
張耳	短短詩	11
西楠	蛤蜊 二首	11
馮晏	五月逆行	12
圖雅	第一波桃花、駝	12
世賓	詩 二首	13
戴珏	猴年	13
思鄉	蟬、故鄉的陽光	13
老井	知道戀愛的大炭 二首	14
葉在飛	禪念、藏品、投稿	14
杜文輝	我們、檔案室	14
遠方	弦月、烏雲	15
周道模	遺情夏威夷	15
長篙	天空意象密集 二首	15
達文	神遊記(六) 四首	16
林清陽	堅持	16
魏鵬展	霓虹燈黑了 二首	16
雪陽	行旅五首	17
老哈	然後 四首	17

冬夢	無言走出 二首	18
彭國全	灌了酒的旋律、離了譜	18
陳葆珍	雲	18
藍翔	望月思鄉、虛擬世界	18
李國七	你想我嗎? 二首	19
謝勳	玲瓏一片的迷濛	19
杜風人	京味 6 帖	20
潮聲	平常心是道	20
銀髮	美籍越華老鄉預先向我話別 21	21
方壯霆	手機失竊的沮喪 二首	21
于中	永久郵票	21
李斐	花、夢、恨晚	22
蔡可風	不准提起	22
關淑媚	找答案	22
王妍丁	走過唐布拉草原 二首	23
溫曉雲	幸福的折磨 三首	23
澹澹	秋思、瑜伽、蓮說	23
初雪	咖啡雨、帶刺的玫瑰	24
楊玲	月亮、綠柳、吳哥窟	24
阡陌	湖、雲	24
貝青	不及的夢	25
依雯	當我們老了	25

譯詩

初雪	胡弦的詩	26
非馬	雙語詩二首	27
岩子	保羅·策蘭詩兩首	27
楊于軍	法蒂哈詩選譯⑦	28
鄭建青	詹妮弗·哈貝爾詩六首	29
戴珏	伊莉莎白·畢謝普詩選⑥	29

評介

雷默	點評小暑大暑之詩	30
張子清	讀詩迴響	30
寒山石	每一首詩都是一滴孤獨的眼淚 31	31
林啟	新詩形式美論綱	32
饒蕾	評非馬的詩〈功夫茶〉	32
項美靜	賞讀非馬的〈醉漢〉	32
曾明路	讀榕誼	33
劉耀中	海涅	34

詩訊 封面

封底裡
新英格蘭之秋◎陳長青

顧問：

非馬(芝加哥)
秀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加州)
楊牧(台灣)
張錯(洛杉磯)
羅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文
遠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冬夢(香港)
劉耀中(洛杉磯)
施世雄(三藩市)
杜風人(紐約)
李賢成(多倫多)
蔡克霖(南京)
資中華(廣東)
謝勳(三藩市)
王克難(爾灣)
余問耕(越南)
李國七(吉隆坡)
王性初(三藩市)

■秋原

聲音的折射

那天晚上我和E吃過晚飯，看了一下電視。我們在睡前做了愛。我們很快便睡著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矇矓之間我聽到耳朵裡有吱吱唧唧吱唧唧的聲音。而且覺得耳朵癢癢的，感覺好像有什麼耳垢之類的東西。我自然的用手指挖了一下，好像挖出一些東西，仔細一看，居然是一些泥沙！

我仍然聽到耳朵裡吱吱唧唧的聲音，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蠕動。我再往耳朵裡挖，好像碰觸到什麼東西。我用兩隻手指輕輕一抓，居然抓出一隻小小的土灰色的蟋蟀！我還來不及看清楚，這小生物已經機靈地跳到地上，一下子便不見了。

我仍然聽到耳朵裡吱吱唧唧的聲音，仍然覺得癢癢的。我又再往耳朵裡抓，居然又抓出另一隻小蟋蟀！這小生物也一下子跳到地上，不知所蹤。

我仍然聽到耳朵裡同樣的吱吱唧唧的聲音，仍然覺得癢癢的。我又再往耳朵裡抓，同樣的，又抓出另一隻小蟋蟀！這小生物也一下子跳到地上，不知所蹤。

我仍然聽到耳朵裡吱吱唧唧的聲音，仍然是癢癢的，我又繼續的抓。就這樣，我從耳朵裡一共抓了七、八隻小蟋蟀！到最後，耳朵裡空空

的，癢也沒有了，蟋蟀已經被我抓光了！

可是耳朵裡還是聽到反復不停的吱吱唧唧吱唧唧的聲音！

奇怪？！

我擔心是不是耳朵出了什麼問題。正想叫E看看（她經常替我挖耳垢），也在這時候，我從夢中醒了過來。我恍然發覺：耳朵裡吱吱唧唧的聲音原來是身旁的E在酣睡中發出忽嚕忽嚕的鼾聲的一種折射。

E的鼾聲起伏有序，我在床上安靜地聆聽了好一會，感覺是如此的如此的美好！

後記：

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從夢的分析深入人的潛意識世界。其實，古今中外不乏解夢的文化。大多認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而我的夢也許緣於近一年來，耳目所及都是媒體大肆渲染，炒作得沸沸騰騰的競選新聞。其中的候選人不學無術，言行低劣已不在話下，甚且囂張狂妄，目中無人，尤有甚者更煽惑民粹，操弄族裔、宗教與階層矛盾，挑撥仇恨……正所謂穢德彰聞。偏偏卻有不少政治掮客為之推波助瀾，更有無數普羅大眾盲從附和，支持擁戴。不僅令民主蒙羞，更令人擔憂。果若造化弄人？類似希特拉、墨索里尼、東條英機……之輩的野心小丑是否又再出現；把人類世界推往萬劫不復的淵藪與災劫。

而我的夢，也許是一種潛意識的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吧！

加利福尼亞·2016·夏

■高潤清

聽 雨

夜深闌寂的雨停不了，入春來的塵囂帶著莫名驚恐與愁歎。抽離不了悲情，似乎愛上夜的岑寂。滿城憂鬱的問號，誰給了答案。哎！霧裡看花，解不開的盲，掀動漣漪。

聽不見就是聽不見，杜鵑窩的刀狠狠劃出了廢死的周旋。生命中的吶喊，何以由那天真的娃兒承擔？我們總說這是民主的果實，必然殘暴與坎坷雕琢，人權似乎越過了弱小，畢竟自由誠可貴。

看不到還是看不到，氣急敗壞的父母與銀髮族們，陷落在掏空的衣冠禽獸，眼睜睜的將畢生積蓄朝貢。當車手無遠弗屆橫霸鄉里，法院與警察總是捉襟見肘，好個法治與民主及人權島嶼，人人自危，無處伸冤。

看見了也聽見了，怒吼的殿堂，為啥咆哮，車手好個風光逍遙，無處不飛花，瞧！政治的火花漫延，跨越國界的梟賊，又攪動了一團暴風雨。

啊！此刻我們不在歌樓與客舟及僧廬裡聆賞，生命裡最美的風景，斜風細雨、鶯鶯犬吠、花妍稻香、梵音絲竹，一幅恬淡愜意的武陵春光。只因恐懼紅色的魂魄，讓人跌落溝壑，失去戰場，總一片風吹草驚，四面楚聲。

是誰讓夜空忐忑不安，失落的生命共同體，閱牆無數，好個意識型態糾葛。讓夜晚的蛩音乍起滴答，電光臨空、驟然靈雨，這雨為誰悲泣，蒼生亦或罪犯？知覺已盲，聽覺也茫，視覺更滯，只有心不眠。

聽雨、聽雨，洗滌一場紅塵事，誰來沐化人心！沖刷不淨的罪愆，何以逍遙法外。急雨、急雨，暴走的塵囂，好個殘酒的夜，知否？知否？雨疏風驟誰醒了，酣醉的可知墮落的島，撥亂反正待何時。

105.04.14 夜有感入春來社會變亂
寫於環西路

在醫院·涅槃

寒冰和烈火在體內搏鬥，我緊咬牙關，還是不能制止他們的激動。體溫計一路飆升，心中的冷，卻需要一層又一層的棉被來呵護。

我甚至看到，閻羅殿的小鬼，在冷眼旁觀。

我帶著身體的隱疾行走江湖，多少疼痛，漸漸成為習慣。

我能遏制思念，按住憤怒，整理蕪雜的思緒，卻無法左右潛滋暗長的病菌。

就如火山，寂靜中蓄積著力量，終有一天，會噴薄而出。

這時候，我病入膏肓，無力招架，唯一的選擇，就是堅強和忍耐。

被推進手術室的剎那，就像坐著戰車奔赴戰場。車輪發出巨大的轟響，而我，只是神遊的軀殼。

此時靈魂像一只羽毛，在空中靜靜等待。

我看見手術刀閃著溫柔的光芒，就像切開一枚蘋果或者西瓜。我坦然地攤開身體，請眾神祈禱。

有時候，一個人能改變別人的命運，卻無法左右自己的行程。

在醫生的刀下，我像個隆重出爐的瓷器，涅槃重生。

冰與火，從此相安無事，我心安詳。

2016年寄自新疆伊寧

宇宙之門，為我 悄然打開

1.

歲月不知經年的滄桑。

在一個迷茫的早晨。一首歌，顛覆了整個春天。

歌者以為這只是一個偶然，似乎沒有任何理由再讓他質疑。天空像一隻巨大的螃蟹，抓破了嘹亮的歌喉。難道這一切都來自於天命？

2.

太陽鳥不會放棄自己的每一首歌，不管在黃昏，還是在黑夜。不管是墜入深谷，還是在陡峭的山崖，它總是亮開歌喉。

我喜歡在窮奇的夢境裡出沒，不是因為裡面有迷幻的色彩，而是那裡有一塊僻靜的田野，一片清澈的天空，松葉被雨雪打落。

這樣狹小而僻靜的情景，不是每一雙眼睛都能看到。

3.

一隻雪狐，就在這片天空下奔跑著。

一個魅影，投來了深情的一瞥。

一位書生，破廟裡坐守經房，很想邂逅一場驚艷的愛情。

4.

在這個春天，我端坐在書桌前，看著窗外飄落的一片雪花，推開窗戶，幾片雪花飄落在我的掌心，我嘗試著讓它們停留，而它們卻在轉瞬間消隱。

在這個春天，我走在寂靜的大街上，想抓住一片片落葉，它們卻一團團的逃走。於是我揉揉眼睛，摸了摸窮奇的腦袋，一同在田野裡飛奔……

秦川辭

三千里秦川，浩瀚遼闊，白駒過隙，塵土飛揚。關中大平原，八水環繞，龍脈寶地，帝王之都。

十三朝帝王們在這裡相繼掘起，又紛紛在這裡沉寂。西岐的風，經年吹佛。長安特有的氣味，瀰漫在秦川大地。潼關像一把鎖，串上黃河鏈條，扼住秦川咽喉，阻擋北方的雪，南方的雨。

在這塊土地上行走，經常能聽到，歷代帝王們的臨朝聲、歡娛聲和嘆息聲，遠遠傳來，彷彿在為遠去的江山社稷招魂。

在關中平原，風隨便翻動一頁秦磚漢瓦，都能蕩起歷史的潮聲。長安那些大嗓門男人，談吐間都有一股皇城霸氣。從長安相繼隱身的才子們，留下了詩和遠方。讓我們去探索，去尋找，去追問。

從西周到大唐，從兵馬甬道到無字碑，從史記詩經到唐詩宋詞，那些青銅器和陶器上，故事密集如麻，纏繞著一個個朝代和人物，栩栩如生。剪不斷，理還亂。

我站在西秦嶺上，觀長安似一本線裝書，落滿前朝灰塵，和狼煙，一群秀才正在日夜苦讀。濛濛細雨中，一頂鏤花小轎，突然從皇城西路閃出，匆匆消失在小巷盡頭。

轎中美人，她沒有掀開簾子。

易俗社裡，秦腔《趙氏孤兒》剛唱出一個搖板，天空突然起了風，轟隆隆滾過幾聲早雷，天似變未變，長安城經歷了又一場虛驚。

篤、篤篤、篤。鐘樓下有更夫走過，聽梆子聲，已過了三更。

下弦月慢慢升起來。瞬間，天地凝為一體，一片銀白。

■徐金秋

安陸銀杏兩章

以一棵樹的時光仰望

一千二百多年漫長嗎？你們走多遠，我不管，我一直在，在安陸，愛著安陸。安陸的人，安陸的山水，安陸的晨曦與日暮，安陸的花開與鳥啼，都是我吟哦不老的，新鮮詞語。安陸的白兆山，知道嗎？我就站在此時此地。它是我的故鄉，是我永遠無法撰改生命的，美麗篇章。我歲暮。我遒勁。我蒼老。我金黃。搖曳小折扇。放牧天地。吟著月光辭和起舞弄清影。濟病救災。吟詩作畫。養兒育女和世外桃源。這些時光，我都在。再過千年，仍在。邀藍天，喚風雨，還可叫醒李白飲酒。我的守望，不是一棵僅供觀賞的銀杏樹。而是李白，親手栽下一句，可天荒地老的諾言。

錢衝古銀杏

錢衝，錢衝，用祖先的眷戀，呼出它神秘的乳名。這是一個古老的國度。只要一伸手，即可觸及，秦時明月，漢時風。以及血液翻騰，鳥蝶紛飛。它們不僅說出高山、海洋，還會說出滄海桑田，八千里路雲和月。以及古時風韻和現代美。深邃、安靜、斑駁、滄桑。自由、浪漫、蓬勃、生機。堅守、理性、虔誠、懷念。純真爛漫、敬老愛幼、相濡以沫、相夫教子。努力地綠，努力地黃，努力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努力地蛻變輪迴，努力地愛。把眼前的世界愛成人類的樣子。擁抱，接吻，牽手，相依，頑皮，撒嬌，團結，友好。統一集體的熱烈，向上。裁剪秋色做美麗的衣衫。摘白雲的花朵。點燃月亮的燈盞。然後，繼續虔誠神性的向上蒼，借八百年，千年，萬年；要古今，要前塵後世，要天長地久。

■湯雲明

拉市海

拉市海不是海，其實，她只是一個幾平方公里的淺水湖，也只有幾米深。只因雲南人太嚮往大海，才把她想像成海的樣子。納西族的胖金妹是這裡的主人，在這個以胖為美，以黑為貴，女娶男嫁的地方，婦女的天下，男人的天堂，聽說就連胖金哥也有點像家裡的客人。遠道而來的我，更只能是走馬觀花的過客了。拉市海以濕地出名，以眾多候鳥棲息而有魅力。由於修建水壩，拉市海由曾經的季節湖變成了保持一定水位的高原湖泊，如鏡的湖面倒映著玉龍雪山，湖邊水草肥美，魚兒成群，越冬水鳥安然棲息，翱翔於藍天白雲之間，構成高原濕地特有的人文氣息。

虎跳峽

那隻，為了生活和愛情奔波於玉龍雪山與哈巴雪山的老虎，肯定沒有想到，這一跳，竟然成就了一個東方大峽谷的威名。在萬馬奔騰的關隘自由行走，橫跨驚濤駭浪如溪流、溝壑。是大峽谷太狹窄，還是老虎太威猛，我真不敢想像，一旦失手，就會被激流和岩石撕扯成碎片。迷離夜色中我又看見，一隻餓老虎站在金沙江邊，目光死死盯著江中巨石上，驚濤風雨滌蕩不盡的抓印，曲下身子，躍躍欲試。

2016年寄自雲南

■聶青

炊煙

飄飄繚繚的心事，糾纏著老屋，一雙渾濁的眼睛，一聲聲咳嗽，空寂的老屋裡，好單一。再也不能理直氣壯，剛冒出一個頭，就被風吹得東倒西歪。於是，沉默，再沉默。尋尋覓覓，昔日的風光在一夜夢醒後，仿佛再也回不到從前。蹣跚的腳步，佝僂的身軀，花髮在炊煙中顯現歲月的無情。

父親的背

山裡的漢子，脊梁都是大山做的。即使駝著山峰，也要堅強地挺著。父親的背，就是這樣，原本堅挺的脊樑，只因過多的駝載著超負荷的重量，在歲月的催殘下，慢慢壓成為故鄉的山峰，卻仍駝起人生的希望，堅定的信念。一路風雨而來，歲月刻下的烙印，一道道貼滿父親的額。無情的磨難像一把殺人刀。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是抹不去的創傷，是填不平的溝壑，在心中深深根植，時時銘記。

父親，大山般的脊背，在那個幾乎荒蕪的大山裡，一背背地背著辛酸的生活。漏風又漏雨的日子，汗水結出的圖騰，比山花美，也比山花香。這是一幅繪在心底的丹青：大山，小徑，被敗的老屋，年邁的祖父母，疾病纏身的母親，一個正在讀書的我。貧瘠的泥土，傳統的耕種，精瘦的漢子像一個陀螺。

大山的豪情消散，沉默中，只有一股大山的毅力支撐。背負的希望像大山的黃昏有些朦朧。忘不了父親的背，忘不了那些苦澀的日子。

錯 過

直到回家多天開始檢查記憶庫存時——一百公尺冰封河水雪漫鬚眉之遙，居然看得見彎腰拾枯枝的人，也看得見對岸火車站前兩張巨大，不，抵達此岸後已變得細小而模糊的照片——才發現自己可能錯過了一場核試。至於戰爭、饑餓、逃亡以及誰是誰非的問題，遲早都會成為一則則湮沒的傳奇或真相難明的歷史，假如我們真的能錯過了一場場核爆的話

2016年1月沿圖們江歸來

信 仰

行行重行行，從零公里經萬年寺到金頂，燒了價值八十元人民幣的兩支蠟燭三炷香，下山途中便遇一攀手纏身化緣的得道潑猴：“喝，峨嵋天下秀！”，行行重行行，終歸我還是回到了零公里處等車

2016年5月11日峨嵋

無題 2 章

1.
風起了別害怕，我的夢飄是飄忽了點，但總會有些什麼蟄伏在時間中，不肯隨我們的年華老去，譬如朝露夜雨以及桌椅等等的記憶

2.
在華氏 120 度下沸騰的我的詩，繁華落盡，純淨得只餘下一晶瑩玲瓏的你，證實我確曾來過

2016年9月4日

處 暑

一、
太陽，如即將熄滅的火山，漸漸失去昔日的溫度，它的疲憊，顯而易見。一直在前沿擾亂目光和心靈的鮮花和鳴蟬，被他一一撤了回來。泥土放棄輕浮，開始用感恩的雙手，托舉出碩大的果實，回饋給每一滴汗水，回饋給每一個希望。

星星和月亮，都變得清晰起來，秋天的天空，更適合幻想。用一顆秋心，留意每一場風雨，絕不錯過每一場清涼。

二、
暑熱，即將成為今年夏天的記憶，被人們在接下來的日子裡，有意或無意地談起，強弩之末，多麼貼切的形容詞啊，我彷彿看到他有氣無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樣子，讓人有些哭笑不得。

桃子，越來越富態，挺著圓圓的大肚子，此時你可知他的心中以及肉體全是甜甜的，那些甜蜜讓人極易感染。

蘋果的臉蛋，也開始漸漸緋紅，那些散發出的香味，總是能輕易刺激著一個季節的神經，總是能輕易打開一個人的味蕾。

富饒的土地上，總是能流出生活的蜜。

秋風，像是季節的先鋒官，他一波接一波的攻擊，沒有幾個回合，大地的心就涼了下來，這就像生活一樣，我們需要激情，但更需要在清醒中冷靜下來，回想或修正。

走進秋天

季節轉換的腳步悄然無聲地滑過之後，炎熱的夏天就暗暗地降下了帷幕，褪去了自己的蹤跡。接踵而至的便是金燦燦的秋天出台了。

秋天鮮活起來了。一陣陣送爽的秋風，漾動著誘人的醇香，喚醒著一顆顆被綠葉掩蓋的心。一個個綠夢奔向了金色的晨曲。花們、草們、樹們、莊稼們，凡是綠色的生命，全都沉浸在一片喧騰、寧靜、遐想的境地。

秋天是一個溫馨美好的季節。秋菊盛開，丹桂飄香，海棠吐艷，蟲歡鳥鳴。萬物生機盎然，渲染出濃濃的生氣，裝點出烈烈的詩情，各自紛紛傾訴著歡悅的情愫。“不似春光，勝似春光。”

秋天是一個淌金流蜜的季節。森林、山巒、田野，泛著成熟的秋意。森林顯得更加繁茂、蒼鬱；山巒顯得更加豐富、深沉；田野顯得更加迷人、豐盈。所有的一切盡充滿了成熟的色調。金子般的黃，瑪瑙般的紅，翡翠般的綠，宛如版畫家精心刻繪出的色塊，流著光溢著彩。

秋天是一個繁忙無閑的季節。早披霞光晚沐月輝的農人，以一雙粗糙而堅強的手，緊握農具，泡在承包地和責任田裡，忙碌地採金摘銀，收穫著自己用汗水催大的驕傲和欣喜。

秋天呵，你的每一個細胞全充滿了詩情與畫意。你是多麼的豐滿，多麼的有氣派啊。你比春天更加充實更加富有；你比夏天更加靚麗更加迷人；你比冬天更加燦爛更加蓬勃……令人陶醉令人神馳的秋天呵，你就像一杯風調雨順精釀而成的佳釀，我尚未沾唇，就被你怡人的醇香給醺醉了。

■向明

我之過

我放走了很多生靈
一怒之下揮出的鈍劍
往往沒有斬首到萬惡
卻嚇跑了膽小的聖人
魯莽助長他們的威風

我姑息了不少無賴
每首詩都寫得那麼懦弱
疲軟得像在哼唱催眠
那些像灌足了迷湯的刺蝟
帶針的鼓噪反成權力大亨

我養活出大批痴肥臃腫
渾身的精氣神都慷慨付給
任其橫衝直撞儼然成精
頭指氣使的站在我們頭上
正氣被無賴的消失殆盡

2016/6/23

針尖下尋思

早就知道他自己
絕非李白，白居易，更不可能易安居士

他的愛人一直討厭他
終日守著那株單瘦的太陽花無言

他的兒子終於恍然大悟
只有這樣痴妄才會稱作“向明”

他越活愈來愈明白
亮度會相繼退去，黑暗快包抄成功

2016/9/8

(今天上午躺在病床上針灸時突然想的)

■熊國華

絲綢之路

銅奔馬

你從烈焰中奔來
穿越草原大漠 絲綢之路的狼煙
挾帶著嘶鳴號角 青銅的榮光
把雄鷹踏在腳下 向前飛奔

黃河邊的乞丐

不垢不淨模糊了性別
獨坐黃昏垂柳享受音樂
黃河之水翻滾著黃土高原
貧賤與富貴一同流向大海

莫高窟

絲綢之路上璀璨的明珠
千年風沙掩不住你的神采
梵音裊裊淨化眾生靈魂
敦煌飛天是永世夢想

鳴沙月泉

鳴沙不淹月牙泉，
泉水如月照沙山。
山雄泉美兩相映，
丙申七夕霞滿天。

陽關

在唐詩中讀你的感傷與荒涼
在遺址前讀你的雄渾與蒼茫
你是中國歷史動情的符號
君不見，西出陽關多故人

茶卡鹽湖

水是鹽路是鹽山是鹽
勤勞的結晶在陽光下閃耀

■顏溶

鳥和世界

它們落下來 把我們當作朋友
它們忘記了我們是
屠夫的身份
我們手上 剛沾滿屠宰它們的血
它們把世界想像得太過單純
它們落下來 一副
從容的樣子。翅膀慢慢合攏
把我們的手掌當成草地和灌木
彷彿人類 從來就懷有
仁慈之心
在廣場 它們和我們一同踱步
把我們當作另一種鳥類
天空降臨下來：把囚籠拎在手上

窗外

庭院裡的一棵樹
在冬天褪盡了綠葉
像風一樣刮來的鳥 刮過來
貼在秃枝上
它們變幻著葉子的形狀。一會兒
翻滿枝頭 一會兒像風一樣
刮走。空枝留下來
它們會不會在明年的冬天
死去？像褪盡的葉片
它們飛翔的翅
爛在葉子掩埋的土裡

臥佛來此安居王母在此修道
來過的人從此生命不缺鹽分

青海湖·油菜花

一直鋪向天堂的油菜花
黃得令人陶醉的童年夢幻
青海湖是高原純淨的藍寶石
油菜花是鑲嵌藍寶石的金色花環

2016.08.18 廣州

■羅青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

三登大雁塔

初次不小心登上大雁塔
是直接從第七層開始的
隨著四十歲的杜甫
十四歲的我，渾沌一團
什麼都沒有看見

只記得當時秋風猛烈
岑參、高適、儲光羲
陸續跟著上來
不久又都下去了
只剩下我倆徘徊逗留

三十四歲時
我又刻意隨四十歲的杜甫
再登大雁塔，這回但見
塔內龍蛇迴旋竄動
塔外羲和揮舞響鞭

天上星斗相互碰撞有聲
地下金風破碎山河無影
驚得雁鴨紛紛哀鳴四散
散得我左目眩，右神搖
左眩右搖幾乎一個跟頭栽下塔去

幸好體貼的岑參
適時伸手扶了我一把
順便扮了個鬼臉
指指四周波濤湧動的群山
故意搞笑，做暈船狀

而旁若無人的高適
卻一口氣攀登到塔尖
隨手把現成的詩句裝上翅膀
迎風一一瀟灑放飛
飄飛於千里虛空之上

惹得那眼明手快的儲光羲
翻身探臂抓住兩隻慢飛的
踩在腳下騰空翱翔了起來
偶一仰首，他那青玉閃亮的髮冠
竟輕輕叩開了虛掩的天門

五十四歲時
我終於親自來到大雁塔下
隨著七嘴八舌的遊客魚貫而上
但見每一層窗台邊
都丟滿了層層許願硬幣

前推後擁登了半天
好像始終都在打轉
打轉在第一層內
在許願硬幣們閃亮的環視下
什麼都沒有看見

*天寶 11 年（752）秋，杜甫與高適、岑參、儲光羲等詩友，同登長安大雁塔，四人皆有〈同諸公登慈恩寺塔〉詩傳世。我亦有緣在 54 歲時，登塔一遊，欲效古人登臨之樂，不果。

自由行

覺悟在落幕之後
我解放了文字，釋放自己
不再方格中爬爬
行進於寬廣
且歌且舞且棄
把人生描繪成自由行
且等待
等空氣醞釀出蜜汁
餵飽我飢渴的感動
漸行漸遠
彎彎一道細流

■草葉

十八年前的月亮

我是看不清月亮的
十八年了
打碎的太陽
使我模糊、迷失、凝結

沒有被蚊子咬過的月亮
還不懂如何巴結石頭
如同金黃的麥田突然閃過
那聲音拼命地掙扎
落入一連片的月亮之中

兩個月亮 兩扇窗戶
可十八年前
月亮只有一個

聽時間

為什麼針轉動的如此倉促
為什麼魚無法脫離水面
太陽和黑夜究竟如何解決紛爭
或者四季在薄暮中跌入山谷

我的手表是用來體會孤獨的
是啊，它太過匆忙
它的過去和將來它的永恆與瞬間
我隨身攜帶著一個叫鐘的東西
我每天都會聽到它的噪音
我甚至有過把它掛起來的衝動
可它就在我的腦海裡
像一個影子——升起

2016 年寄自寧夏

■桑克

霓虹橋斜坡下的世界

丁香花兒已經落了，
葉子正在長而沒有長大。
彎成教堂模樣的鐵絲和燈管，
白天看是醜八怪，
晚上看是妖冶的舞女。

篙子呈現凶猛的綠意，
它們的憤怒全都長在它們的心中。
稠李好像守著寂靜的湖水，
而不是被遠處的火車震動的鐵軌。
鯽魚吐泡的聲音多麼迷人。

又是一個白夜，
霓虹廣場的高燈反而映襯出
更深的荒涼。
我在一本書裡見過，
比你更苦的人生。

赤楊在你的回憶裡，
風鈴草在橋的陰影裡，
而你偏愛照著橋側獸頭的柔光，
好像它是你的提琴，
好像它正在代替你的靈魂歌唱。

大的鐵器和小的鐵器，
全都沒人碰，
彷彿歌劇院的倉庫，
早已被塵土的雇佣軍佔領。
你戴著眼鏡，並懂幾句法語。

灰心的夜色還是
繞過私自開墾的菜園，
和你交談。
而它給你寫的信，
嚴肅而沒有表情。

閃電！
無聲的閃電不像真的，
更像一個清晰的玩笑，
哀悼紅腸，
哀悼檔案裡的石頭與金星。

我的悲傷

人的悲傷是無窮無盡的，
而我的悲傷比無窮無盡還無窮無盡。
令我悲哀的是，我明知道它是什麼
但卻不能說出來，甚至一個人
自言自語的時候也不能。
我只能垂淚，只能靜默地翻看一本
稀爛的洛厄爾，為 shadow 這個單詞
發呆，或者為 fishnet 這個單詞。

夜讀《自祭文》

前日淋雨，至夜成疾。
身心俱焚，只能臥床昏睡。
今夜稍有力氣，細讀自祭之文，
在他人的悲傷中找一點兒歡喜。
當然沒有。當然沒有
開心的一瞬。只能昏睡，
一如要求的德性，一如流逝的記憶。
消極不過自慰，幽冥不過高壘。
遺恨又有何益？不如沒有。
不如沒有爽氣。只能昏睡，
在無夢之中昏睡，在植物之中昏睡。
兩眼睜著，認識尼奧，認識 1984。
讀書，寫字，似曾相識；
友人，死鬼，去而復來。
退隱就是看電視，出擊就是
改錯字。擠奶，種草，在開心網裡，
而不是真實的曠野。

2016年寄自哈爾濱

■非默

退思錄

似乎上了一定的年紀
人就不可能再愛了
——無論是國家政體
抑或蝕骨的美人
不管肉體還有怎樣的念想
與不甘，可這易感
易倦的心，深知愛之難

即使不能授受，不能
以沫相濡，僅有眉來眼去
僅有花前月下，湖之畔
水之湄，想想也是美好的
何況現在一個政體或
一個女子都有嫵熟
自然的化妝術與整容術

總是默默驚訝於造化和
造化的垂青與眷顧
上帝的雕刀究竟用什麼手法
雕刻出這幻像般的存在
有人為之消得人憔悴
有人衣帶漸寬終不悔，甚至
有人連暴虐和背叛都忍了

可現在確實不能再愛了
——不是因為愛的多
而是因為愛的少。愛的
太少的人會不知如何去愛
愛與被愛並非問題所在
人這一生，怕就怕在
不能愛、不會愛、不曾愛

2016年寄自山西

■ 嚴力

體 型

我好奇
是否大地上的草也需要減肥
多次觀察後
甚至結論也很苗條
世上沒有任何季節能抑制
它們始終如一的綠
風暴打斷不了
它們連綿成片的公眾想法
這有點像我在某一階段
選擇了另類運動的詩寫作
那時候我保持了
熱血青年的應有體型

誰決定了春天

沒人能留住時間
春天也不知道我們是誰
它說來就來說走就走
對它的不斷讚美全屬移情
只有尊嚴能讓四季沒有時差
也不需要換季的服裝
春天的戶外儘管煽情
但有了尊嚴的生活
才奠定了門戶內外的一生美景

不說也罷

景色清新閃亮
風以舒適的濃度旋舞
樹葉的掌聲如潮湧起
並非去托住下沉的夕陽

景色也會含混不堪
風更擁有不講究姿勢的強暴
折腰的樹枝很壯麗
並非為了迎接燦爛的朝陽

■ 默雷

北方哀歌

戲散場了，我們都該離開各自的座位
哪怕台上是天使，哪怕幕後站著上帝
——選自《哀歌·第四》

哀歌·第一

起風了，窗外又在下雨。哦基諾山
在雲南，鳴沙山在敦煌，而恆山
卻似一條扁擔，跪壓在北方的肩胛
一種擔承，一匹馬的椎骨，不會
被暴雨的垂直沖擊，更不會被棕繩
綁縛，乃至禁錮。盡管雨下得很急
將林間啄食為一場擄掠。但夜行者
總像一條河，嘯聚起小溪的針孔
而向最漆黑的夜奔襲，以所有的膽
搜集一種存在，乃至鉚固一種
存在的論據。而燈影裡的離合悲歡
僅僅一瞬，既是歸根，也是告別

哀歌·第二

歡悅的人沒有錯兒，一如虛妄之人
以短暫彌補或加厚時間之河的寬度
甚至對話是一種伸延。從這一站
到下一站，中間，沒有人洞悉，心
究竟會發酵什麼裂變。無知，迫使
訴求，只能在人的體內沸騰。儼然
蟒蛇肚裡的雀鳥，以翅膀抵達掙扎
而一旦玉碎，那麼瓦又如何能全？
縱使今夜的船足以橫渡命運的微瀾
那身後的駭浪，依將碟一樣拋出
比深淵更深的恫嚇：一條魚的煉獄
2016年寄自山西

無所謂這是人類紀元的
哪一個時刻
反正社會上需要一再說明的東西
都會自覺地變成不說也罷的空氣

■ 北城

夜歸人

記憶，洶出墨香
飄進水做的時光裡
被一個夜行的人捧起
向前方那盞燈走去

風吹門扉，往事進進出出
抬起頭，習慣望著你頭頂的天空
用半生的時光，一筆一畫地搭建
一座夢中的城

推開夜色，回頭
江水遠，歸舟近
心事上岸，草色暖

文字，望眼欲穿
在風中，敲窗
剝落忙碌的歲月
露出深深的月色

在風中

一下午的時光
都沏進一壺茶裡
桌上，兩個杯子
還有風和往事

失神的天空望著我
影子，在風中消瘦
瘦成一星火
點亮一盞燈和遠方

河邊，目光壓彎蘆葦
水浮輕舟，碎月淺底
一個站直的漢字
在風中，把一生留下

2016年寄自內蒙古

■張耳

短短詩

●
新的舊
舊的新
世界的秘密：就這麼多
：就這麼少

●
荔枝
青檸檬氣泡水
——這個地方挺好

●
說神的時候
我離你最近

還需要想像我們的起居室嗎？

●
如果歌聲持續
我們在日落前彎下腰

●
家
是可以穿舊衣服
也可以不穿衣服的地方

●
風從六面吹來
傘折了筋骨
變做雨的
旗

●
向前游，不過
相對於岸的想像——
誰能游出自己的
皮膚呢？

●
鳳凰木靠個性
植根於
平常土壤
與一律搶高枝的鳳凰不同

●
事實上
花朵大多純色
並不花哨

●
然而，我忽然累了
並且在入口處
轉錯了彎

●
夜在石階上打了個盹
現在正一步一步
爬滿廣場，通體發光

沉默吧，你又知道什麼呢？

●
為什麼總是跳不出格的工筆重彩
打動我？
清晰度筆勢內斂抱著肩膀
悠閑又冷暖適意
不需要伸出絹紙打我一拳

●
即使這個不常來的花園
也踩出一條
慣常的路。就這麼可嘆。

●
醫生說不要喝酒吸煙。所以
我在健康表上老實填寫
不喝酒，不吸煙
不要嚇唬孩子。不摘葡萄

■西楠

蛤 蜊

我們坐在河邊的
露天餐廳，吃
意大利海鮮麵
小神仙挑起
一隻蛤蜊，對我說：
你看它多牛哇
這麼軟的，肉
卻長出
這麼硬的，殼

而我在想
可它依然，正在
被我們吃

六月，倫敦，天 空下的一種安慰

白的棉花糖
生長在
藍的海平面
當中散開的飛絮
是孤零自由的島嶼

轉過頭，不看塵世
陽光曬得右臉頰發燙
我仰面躺在
廣闊的綠草之上
幻想永逝將至

2016年寄自廣州

●
這裡無海也無淚
反過來也對麼？

2016年寄自華盛頓州

■馮晏

五月逆行

這個五月，星像師蘇珊·米勒說
五大行星罕見同時逆行，
那會怎樣，海嘯也常在內心發生。
生活始終是往牆裡釘釘子。
或者，猶如擦肩的小行星接近地球，
之前引起喧嘩，恐懼而已。
軌跡注定了，分寸是速度的離合器。
5月上旬，木星土星海王星
構成一個對衝三角，
印度占星師米舍蘭的理論。
衝突造成混亂針對的始終是人類，
即便源於自然。
母親電話叮囑，水逆時
開車要小心、微博上別亂講話。
語言像樹枝，脫光葉子。
我的車輪右後胎7日晚突然爆裂，
裂紋像一條臥軌的短蛇，
常去的道外古街讓我趕上了咒語嗎？
或者，紅旗大街翻修，
我經過了金屬拱起的脊背？
初春，幼綠色在街道兩旁很快老去，
因發現短暫，珍惜是陣陣痛感，
神經性的。這個被提醒過的5月，
我開始往時間上扔廢紙，練習撕碎。
5月12日，汶川地震祭奠日傍晚
單位在體育場直播 MKG 國際格鬥賽，
尾場，中國選手木拉提，
被日本選手藤田阪健打斷左臂，
空氣折斷，呼吸像風在落花裡發出哀鳴。
主辦方用“正常”一詞，充滿反諷。
反諷是一根針，尋找身體穴位時
一揮而就。我被能想到的流血又重傷
一遍。
我聽到腳踝，臂腕，頸椎一起轟鳴，
如918紀念日。
夜裡，我夢見手腕佩戴一塊預測儀

內置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中的時空關係。
可以去未來預防當下。我以此安睡。
加拿大大火失控在埃及飛機失事之前，
恐慌何止燃燒一週，
秩序是混亂時一個國家的秤砣。
厄爾尼諾現象在災難中
像一個傾倒真相的垃圾桶。
而埃及飛機19號在地中海墜毀，
黑匣子至今游在海底，
一個新幽靈。齊澤克說：
按電梯鍵幫助加速關門是自欺，
就像西方的民主投票。
假如5月是電梯，我仍然會按。
每天都按。星運說這個5月，
只適合敘舊，我的憂傷是一根鎖鏈，
被午後的一杯咖啡喚醒，
金屬聲一直穿過少年伸到童年，
時代之殤，我只能低調。
接下來母親聽信一個偏方，
服藥後雙腿浮腫，我送她去醫院，
道路擁堵猶如浮腫的腿，
母親停藥幾日後漸癒，
她由此不願提到受騙，而電視新聞
播報騙子像往屏幕外扔石子，
當詞語變成子彈，
躲閃的表面是遲緩的。
萊耳5月8號從洛杉磯趕回深圳，
行禮卻繞行了阿拉斯加航空、
達美航空和美聯航空十天之久
從香港返回。她的德國 Rimowa 名牌箱
本身就像飛碟，只要完璧歸趙，
錯，又歸於了時空。我急須她箱子裡一份
有關倫敦的文件，用水逆安撫焦慮。
一個黃昏，張曙光在亞馬遜網
幫我訂的《空氣之輕》到了，
讀恩岑斯貝格爾：“我不抱怨，
我只抱怨那些／忽視我的懷疑的人。”
這句詩像我寫的。在週日一個
關於詩訪談回來的路上，漫天楊絮。
這個五月，懷疑的詞猶如迷宮，

■圖雅

第一波桃花

也許是陽光不足
也許是春寒過重
它們不帶血色地走了

薄如晨光的它們
被狂風一挽就走了
它們趕在清明前開放
又趕在清明到來時飄零

它們是一個個逝去的親人
利用一個小長假
來看一看我們

駝

突然想起外婆
她駝背
一輩子用小腳不停地轉
像陀螺一樣

十九年前她走了
現在——
應該是亭亭玉立了吧

2016年寄自天津

死於北京昌平區足療店門前的
青年屍體，至今仍在迷宮裡旋轉，
亡靈像一根中指被舉過屋頂。
博爾赫斯經常讓虛構
返回真實，成為神秘本身。
這個五月，陰雨不斷，
打擾著頭頂和腳底，像古老的儀式。
我試著在沮喪中重讀一遍《沙之書》
時間不能抹去的，看來空間也不能。
虛構變為現實，懷疑多麼可笑。

2016年6月初哈爾濱

■世賓

詩

那聲音從遙遠的高處傳來
飄渺、依稀，與稠密的人群形成反差
它銀白、透亮，像雲朵後面的霞光
一匹白馬踢踏而過，它的背影
是遠古市井智者的回聲

詩在高處，有如觀音在雲端現身
她手中的白瓷瓶、柳枝、甘霖
——它盛裝著一個大千世界
而地面上的疼、淚水和哀號
都牽動著高處的神經
但她如此端莊，微笑著
注視著人們的撕咬、掙扎、哀求
——從不為困厄所動

她用微笑告慰著另一種存在
纖纖玉指灑灑著甘霖
使那些哀號得到了撫慰
使那些狂熱的腦袋獲得了平靜

我未醒來，你 依然隱匿

你正盛開，一樹繁花
蜜蜂和風把你縈繞
它們輕點花瓣，來了又去
它們沒有心，怎能希望它們停留

你正盛開，而我還未醒來
我未醒來，你依然隱匿
你的疼痛我未曾知曉
你的美，盛開——而後凋謝

滿天的星光：燦爛、神秘
與我們隔著千萬億光年
在無限地黑暗中。當我們覺悟
睜開眼，卻一閃而過

■戴珏

猴 年

最冷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雖然
季節的變換對於我意義不大，
我還是想趁新年的來臨盤算
一回。我不愛回憶，喜歡向前看，
然而當面前的景象定格久了，
記憶便會在蠢動的腦海浮現。

我隱約記得胚胎時期聽到的
蕭蕭雨聲，攪雜著朦朧的蟲鳥
音樂。兒時貪玩，不知何為煩惱，
後來漂洋過海去學本領，遊樂
竟成了奢侈，認真與勤勉反倒
不再是概念。昔日的學友一別

如雨，大多面容模糊，能記得的
就只剩學院後山的桃樹，以及
某個夜晚的斜月與數點星光。
當我御風騰雲飛回故國，不羈
不群，運命在握，是我俯瞰渺渺
波光的感觉。年少時有點傲氣

本來也沒什麼，牛朋馬友一捧，
竟至忘了形，接下來無視閻王，
不敬上帝，最終上天當然沒有
讓我一展所長。老天使的愚弄，
同僚背地裡的嘲笑都是小事，
潛能無處釋放才是我的怨恨。

我還記得在深海第一次撫摸
那鐵棒的莫名興奮——粗壯挺直。
這傢夥掣出來有時是會鬧禍，
揮舞急了便很難控制，可這是
我受困的緣由嗎？不是，我失去
自由的真正緣由其實是憤怒。

常人的憤怒是驟雨，有時不免
打爛一些花草；憤怒添加了恨
或變得歇斯底里，便成了妖魔

■思鄉

蟬

只知你
被沉厚的泥土
壓制腳步
結實的束縛
阻遏重生
雖然寄命
但依然不失
嚮往藍天的夢

故鄉的陽光

故鄉的陽光
在點點綠葉上跳躍
在老屋的瓦楞上嬉戲
在母親的炊煙裡變化幻影
在溪水中蕩漾
在丘陵間奔跑
在林子裡閃爍
美麗的童年被你溫暖
懵懂的少年被你照耀
牽著夢前行

故鄉卻是遙遠的
似一位嫻靜的淑女
時常在夜晚
溫暖異鄉遊子的夢

之怒，那可是山洪，破壞力無法
估計。匍匐了五百年，我不後悔
未能勝天，卻遺憾修行未到家。

昨日清晨金光萬道，瑞氣千條，
菩薩現身來看我，我求他指點，
他說要自由，可以去西方一行。
度日如年數百年，自然想不到
這新的一年是我的希望之年，
願取經人洗滌我蒙塵的心靈！

■老井

知道戀愛的大炭

河畔的礦山
在寂寞的大平原上長醒
筆直的井筒如哲學家深邃的思想軌跡，
深入地心
祖父、父親從那兒潛進煤層，還有
我……

陣陣的豆花，帶著隔世的芬芳從岸邊吹
過來
在牆角下裸露肌膚、吞食陽光的老礦工
悵然地望望高高的矸石山
他把逝去的、打了許多褶皺的舊時光
放在水杯中舒展開

咽下一口茶水
他滿嘴回蕩的都是陰消陽長的煤味

春夜的礦山

春夜的礦山，和風吹響寂靜
月牙把碎銀灑滿大街小巷
我西裝革履的礦工兄弟們 來到明亮的
廳堂
成為舞台上的主角

煤礦工人，烈火的兄弟們
跳起了如水的舞蹈，卻游刃有餘
飄逸的身態，牽動著浪漫的軟風
吹散體內積壓的黑色沉重
看！挖煤的大手拿起了小巧的話筒
聽！粗獷的喉嚨唱起了細膩的情歌
掌聲雷動，彩燈閃爍
歡快的音樂洗去了一身的疲憊
生活的外延和內涵在廳堂頂上懸掛的彩
燈中間
次次優美地擴散

■葉在飛

禪念

一個輕盈的念頭生起
閃出我的額頭
飄向枱上入定的茶杯
並落入茶水裡
我猛然舉杯
一飲而盡
把它喝回體內

藏品

夏日
在窗前切下一片陽光
攝入書中
壓成標本

投稿

我夢見自己
由一篇文章組成
空閒時
我就細看自己的身體
用刀片修改句語
直到無可挑剔
就投稿
把自己寄出去

2016年寄自香港

於是，從礦山少女如水的雙眸中
升起了座座棱角分明的蒼山
在礦山少女湧動的心湖中
傳出了愛情風帆划開歲月的水聲

2016年寄自安徽

■杜文輝

我們

我們說著甜膩的話
出售迷藥

我們將臉塗上顏色
將頭髮染紅染綠

我們頻頻發短信
等待回覆

聽音樂
不斷設置黑名單
謊報“忙”
反覆刪除

我們經常在人群中走
東張西望

我們出售手機竊聽卡

檔案室

我以前做人的工作
現在在檔案室

我總懷疑
我所統管的這些文字
害怕它們亂跑亂動
害怕它們跑出去
害怕這一個盒子裡的
跑到那一個盒子裡
害怕這一張紙上的
跑到那一張紙上去

我害怕它們我不在時
串通、開小會、拉幫結派
去聚會、唱歌、喝酒
發紅包

■ 遠方

弦 月

才十來天不見
就把自己瘦成一彎鐮刀
說的也是
又到了收穫的季節

只是你想收割什麼

是那沒完沒了
不要水不要肥不要陽光
一睜眼便轟轟烈烈
一輩子生生死死的相思

還是那漫山遍野
牛羊啃了長
長了啃的煩惱

其實最想芟除的
是那些慌亂那些錯愕那些無奈
荒蕪了良田地
一再迷失我回家的路

烏 雲

一步步逼近
衝著我來
就為當年的恩怨

只想吐吐槽
還是有霹靂手段藏著
我心忐忑

好想有位武林大俠
能出手擺平
雖說我不會退縮

■ 周道模

遺情夏威夷

珍珠港天堂鳥花

從日機炸美艦的影片踉蹌出來
遇見天堂鳥花在洗陽光浴
邀一位飛鳥狀的花朵
也攬風兒的腰肢，微笑合影
花朵的背後是炸沉的軍艦
她的面前是寫詩愛美的人
我們用漢語和英語輕輕交談
讓時間靜靜流過
衝洗那段隱痛的記憶
白雲叫花朵飛上藍天
花朵只學天堂鳥，展翅，不飛
她用美姿美色，煽動我的憂慮

佇立珍珠港大風口

時間把我吹到這個風口上
頭髮挽著勁風起舞
衣褲煽動啪嗒歌唱
大風把我吹成飄蕩的思緒
日本轟炸機從風口鑽過
珍珠港的軍艦沉入海底
夏威夷亡國，多少土著喪命
科歐拉烏山脈殘留這巨傷
小雞寒冷鑽進母雞的翅膀
戰爭之後在享受和平安康
這大風口很像中國的筆架
我攬下飄來的雲筆
蘸風為墨，書寫歷史的殘影
鋪海為紙，展畫未來的太平洋

在夏威夷海灘讀落日

難道比基尼的美把我誘惑
我來就碰見赤裸的夕陽
情人海中擁抱，吻出羞色落霞
詩人海中游泳，剪出時間浪花
土著海中垂釣，釣痛一團紅日
遊人海中衝浪，犁出黝黑濤聲
一個帆影，給暮雲搔癢
幾株椰樹，在描金色夢境
海水泡出來各種膚色

■ 長篙

天空意象密集

意象密集的天空並不是雨季
沒有小販們的叫嚷以及多彩的雲湧
她是空的
並未步入老年的世紀讓人浮想
看，陳舊的火車呼嘯而過
帶著拍手痛了的孩子們
灑落一些母親的照片
沒有伸手去接住桃花，雪花，以及
形形色色的痛苦與歡樂
看，滿天的公車，行人
以及夾雜在不同區域的黑色墳墓
一邊是白天
一邊是夜晚
沉浮著
在意象密集的天空

突然的孤獨

沒有人想起你
就好像你從不曾想起別人

樹有樹的佇立
天空有天空的生活

你只是搭乘在時光的火車之上

當你想起別人的時候
別人可能去了另外一個世界

當你從時光的火車下站時
許多人也都到了

2016.8.19

海風吹出來各種口音
戰爭安排在很遠很遠的地方
這裡是靈肉放鬆的旅遊聖地
今夜的夢會不會裸體抒情
明朝的醒會不會海煮紅日

■ 達文

神遊記 (六)

初春進山
你相信天橋的形狀象徵藝術
把思維的飢饉
藏匿到谷底

當午夜來臨
你突然提高聲調
用語言學代替語言
把血液中少得可憐的酒精
噴灑成雕花玻璃

眾生辭 (二)

不是每一種花
都會驚艷

更多的
無名之魂
淹沒凱旋門

給大理石
蒼白的臉
塗上血液

吉他謠 (一)

我聽見鳥兒在琴弦上跳躍
春夜浸泡在光影中
如同黑暗被風漂洗
如同痛苦
無法令時光倒流

鴛鴦樹

必須拖住春天的影子
寂靜是一口青草瘋長的井
必須忽略斷壁殘肢

■ 林清陽

堅持

孤寂的岩石
堅定抖落青苔
拒絕它的附著

挺拔的大樹
無法逃避藤蔓
任由它隨處纏繞

空虛的旅人
期盼第一道曙光
照拂寒冷的心靈

悠閒的朋友
佇立在迴廊
等待未知的果陀

消逝的歲月
沒有溫馨詩篇
填補斑駁的容顏

不再引吭高歌
卻潸然而垂淚
只為尋覓一席清夢

尋覓夢中故事
充滿淡淡鄉愁
瀰漫濃郁回憶

沒有回頭的旅程
但願了無牽掛
往前繼續走下去

2016年臺灣彰化縣

遙望地平線

必須明白痛苦不會單獨存在
需要你和我
共同覆蓋河流

■ 魏鵬展

霓虹燈黑了

霓虹燈黑了
我很認真地凝視
字形筆劃
清晰可見
吸入空氣
感受原來的味道
牆上的分針停了
從沒想到抹去電池的塵埃
汗漬黃了襯衣
繫上熟悉的領帶
傳單只發一張
在傳遞與接受之間
我未能習慣拒絕
天空顏色很黑
我怎麼會持續地仰視？

2016年7月26日上午

我無法解讀閉路 電視的故事

天空很亮
怎麼天花板的燈
還一直發光？
走進頭等車廂
我在追求
都市的無聲與空間
在同一條街上走
我改變了習慣
佇立電動扶梯
我被很多人擦肩
趕過
閉路電視的畫面
無法解讀
顏色背後的故事

2016年8月27日晚

■季陽

行旅五首

一、無門的捷徑

讀到這行詩的人與眾不同
將讀出和光同塵的人身
點點滴滴的塵土流出法眼
照亮大千界蓮座下的星空
千光歸一靜，一歸仁者心
心恆等虛空為詩作見證
詩中盛開著我無言的經文
你又在這行詩中笑著誕生
這一幕劫海中久違的風景
缺少一位波羅蜜的乘願人

二、悟空來過

諸天在劫石中繼續蹉跎
從一方靈石說到闍天的寂寞
你反覆演示迎風一晃的灑脫
“我願意為火，一生的寄托
在烈火中點燃無我的軀殼”
當我融化的時候，天風浩蕩
一根毫毛與群星一起吹落
你於一毫端上復活諸神的祖國
重溫天地皆空的那一段傳說

三、霧霾毛神

以幸福的迷霧驅趕不幸的中國人
深入革命的泥淖，以黃昏偽裝拂曉
把解放的奴隸們圈禁在奴才的懷抱
搗風點火的主角，渾水摸魚的高潮
眾奸之首，集大成的顛倒華夏宗廟
陰陽合謀，將文化與道種反覆圍剿
脊樑與天良一一偷換成隨風的小草
人性迷霧的東方你以太陽為號
需要主子的一群總會向你投靠

四、一個人的詩

一個人全身而退，周身燃燒的海水
藏著蓮花的密秘與浪花冰涼的破碎
一身唯一全身舍利，清風盈袖的玫瑰
以人間逆行的方位，重新點亮經緯
愛情一樣擎著完整的身體，夜行者呵
你每個清醒的毫端都蘊有大聖的威儀
悟空的脊樑化為金棒自然直指天地
又在耳內以定海神針繡出觀音的大悲
一個人。全身。而退。終於照見自己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時空齊飛
而忽隱忽現的萬有披著黎明的金輝

五、元年之後

你雖以人的形像誕生
卻寧願隱藏最小的完整性
以脊樑之火書寫末世蒼穹

聖嬰已彌補舊時代的虧空
假如你決定讓真如無聲
覺醒的愛無法憑肉體取勝

你的預言像沙子落入眼中
法門：越來越大的漏洞
蓮花們在淚水中繼續沉淪

除非你說出完整的經文
地平線上已再無高山
地平線下卻多有陷阱

後記：旅途中驚聞一場又一場借屍還魂
的鬧劇上演，一重又一重天地不仁的災變
臨近……臨近深淵的懸崖上，多少小醜將
跳出人類的新紀錄，如果創世之神真的長
久地遠離神州，那只有形形色色的妖魔將
得到垂死的祝福……

■老哈

然後

不知不覺我們倆就都老了
坐在後院的涼椅上
靜靜地看著星光璀璨的夜空
突然間一顆流星划過
我們相對會心地一笑
不由自主地想起
多少年前的青春悸動

經典

外表炫亮
說是極具深沈的內涵
其實無外乎
只是些傳統的教條說道
此刻全都一起靜默
在這美好的夜晚
請欣賞月色

天空

清香的空氣
燦爛的陽光
開闊的視野
難道這些還不足夠
令人嚮往
路就在你腳下
只需一步一步地向前

果斷

生活中應有盡有
不存在什麼後悔莫及
自由自在的思想與行為
若你想拿去
我將一無所失
而你卻會
失去整個世界

■冬夢

無言走出

無言，我從牆上鏡子碎片中走出
 無言，我從路過春花的遺香走出
 無言，我從憂傷的闌珊燈火走出
 無言，我從灼灼蓮荷的媚態走出
 無言，我從時間停頓的秒針走出
 無言，我從寸寸逼近的楓紅走出
 無言，我從晚霞燃燒的餘溫走出
 無言，我從情人迷惘的飄雪走出

一切已然無言
 一切已然走出

有謝作家林小萍贈書

《孤單的美國人》

一場戰火
 將 1975 年的西貢
 活生生燒成
 一座叫胡志明的城市

一本書
 從此
 代我還原
 東方小巴黎的盛世繁華

註：作家林小萍首部描寫當年越戰的
 長篇小說，非常精彩。

■彭國全

灌了酒的旋律

那些喝點酒不解饞
 定要泡在酒裏萌出芽才肯收科的音符
 高音和低音
 顛過來倒過去
 一曲酒氣醺醺
 準會把心傾倒

幸好，天造地設
 群山沒有耳朵
 才層巒疊翠得井然有序
 就算鑿隧道開了個耳孔
 什麼聲音都是左耳入右耳出
 因為沒有耳膜
 要不，定會被酒浸透的音樂灌醉
 不顛巒倒峰才怪哩

離了譜

一群音符掙脫了樂譜
 擅自跳下水裏
 展姿游動旋律
 水草摸著了，但感觸不到音質
 抱不入懷
 魚兒眼見一群異類在身傍
 慣了，無從感知樂音的存在
 一顆顆黑音符被指為蝌蚪
 氣鼓鼓的心有不甘
 跳上大地
 放聲高唱
 蛙鳴聲聲投入春夏交響

■陳葆珍

雲 ——在大西洋看天

像一個調皮的女孩
 雲姑娘穿上漂亮的裙子
 在太陽公公面前
 抖一抖
 抖出了
 天邊一片片彩
 轉一轉
 轉出了
 藍空一簇簇白

狂風
 吹皺了天幕
 他不想看到
 她披上了婚紗
 雷電
 劈開了天幕
 他不想聽到
 海鷗為她伴唱
 他們叫來了黑寡婦
 隨風狂舞

海空
 黑漆漆的
 我找不著
 雲姑娘的身影
 雷聲過後
 我聽見她在說：
 物性不同
 這一切不會終止

2016年9月5日

■藍翔

望月思鄉

望著圓月
 沉思
 月遠還是故鄉遠？
 望著明月
 低下頭
 故鄉還比月亮遠

虛擬世界

在虛擬的世界
 雖喜怒笑罵
 回過頭
 已成過眼雲煙
 太在意

成了包袱累贅
 不在意
 又活的太單調
 做回真實的自己
 最好

■李國七

你想我嗎？

最近天底下哪些破事繼續快八月了轉眼又是十九大盛事

我的朋友說：“一下子就換屆了情況好像完全沒有起色——”

他想說的，比如深改革、反腐倡廉、一帶一路以及民族偉大的復興說了一半就沒繼續探討下去（反正一介草民說了不算）

認識多年我是知道他的品性反正一直在錯過政策傾斜的機會

我知道他，因為我們一樣在政策傾斜與宏觀調控之間游走

解讀對了我一段日子的安居樂業以及穩定收入

錯了就得轉彎反正（我說反正）我們都在摸著石頭過河

外國的那些事比如南海博弈英國脫歐各處出現

我們都不懂也不去追溯除了偶爾必須出國必須關心彙率波動

我來的那個破小國就甯說了說了也沒用自從1997年的經濟風暴一直沒有太大的起色

除了——那天我的朋友們說——繼續政治上的博弈

雙陣營的對峙（我不敢說對立因為競合也是一種雙陣營的生態）

我還是回到我生活的天壇東門與北京的天氣、空氣搞和諧

七夕是過去了，不過那些屬於上海的玉蘭花卻又開放了

我想問——玉蘭花難道不是屬於秋天的花卉？

看到了玉蘭花的開放我就想起秋天飄香的桂花

北平呀噢不北平是國民黨的北平

現在是偉大的人民共和國何況國民黨早已沒落

我爸他在的話會傷心的（還好他不在了）

那些夜晚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秋風是開始冷了風也忒大了

從我步行的胡同角落我看到月牙兒

接近檸檬色的月牙兒

喔八月越走越深轉角就是中秋了

突然我深深想起西北的哪位

心裡浮現的句子：“我在想你你想我嗎？”

西寧一廟驚天下

有誰可以告訴我關於西夏曾經的盛況有誰可以清楚描繪當年河西走廊的盛事

當歷史變成傳說傳說變身為傳奇當一眾當時凌雲壯志的壯俠青少今年只剩凡人凡驅凡體

空氣中、砂泥中、廢墟中甚而突然侵襲的夏末洪水中

我是嗅到隱約一些當年的氣勢

王朝的更換

英雄美女們的舞台

五胡亂華

衛青、衛子夫、霍去病

當年秦起天水阜

他們在此譜寫的喜樂哀愁

愛過的、恨過的

土葬的那些

今天淪為旅遊文化業的催進劑

那些無所追溯的

一片星河那麼繁密的名字

淘汰剩餘的

我突然想到散場以後的

娓娓尾音

廢棄的門票、果皮

歷史與曾經

遺傳因子的

難道就在掩蓋了

■謝勳

玲瓏一片的迷濛

這般嬌小的分子

氫與氧

竟然

竟然繁殖了

玲瓏一片的迷濛

潮濕的山影

隱隱淡出

塗抹在

山腰的雲煙

浮現在前

乘著空靈而來的

纖細絲帶

款擺飄落

迎面拂來

沁人的

點點滴滴

是綿綿細雨

還是

瀑布的輕啼

註：細雨中遊九寨溝諾日朗瀑布。

現實生活諸多的不如意與挫敗感

江浙小鎮規模化生產的廉價手工藝品

Made in China 我在 China 生活

China 離我很近

但 China 除了種族血緣

我偏偏走不過 China 類似鄉愁的情意結

不止我一個人也包括類似我的人

比如當年漂航歲月我結識過的

非主流的菲裔美國人、墨西哥人、

印度人

他們走在熟悉的土地上存活

夢回的偏偏是遙遠而陌生的、他們

回不去的土地

■杜風人

京味 6 帖

大白菜

北京最寒冷的冬天
唯一不畏風寒的冰心
風韻 又白又嫩的大白菜

苦守寒窠 凝結
一冬 飄霜的潔白

鍾情的北京人 貞忠
專一 只吃這一味
冰心多汁的愛

註：中國大陸門戶未開放以前，一到冬天，整個北京城，就沸騰起來，大街小巷，堆積如山的大白菜，家家戶戶，一車一車的大白菜，忙著載回家置入地窖過冬。北京人就靠這一味唯一的公理，渡過寒冬。

糖葫蘆

四合院的二胡
把京都的胡同 拉悠了
委婉悠逸又委曲

曲折的時光 穿越
宮廷牆外的遺帙折射
遺下 一串甘酸童趣的
糖葫蘆

爆肚王

反芻 咀嚼
一碟爆肚王的水爆牛毛肚

獨酌 一壺白干
咀嚼反芻又斟酌
愈嚼 愈酌出
毛主席的毛語錄

我肚中三反五反的脹氣
快爆了

大碗茶

長長的壺喙 啐一口
駱駝祥子的膂力

你是否品茗過
用汗水煎泡的功夫茶

茶館 人民的幣
老舍 也捏一把汗

麻 花

脆脆一口瀋陽
咬碎 冰封黑龍江的東北風

愈齧 愈甜香留齧
冰脆 齧鈍門牙鋒芒的銳角

竟忘了 口中仍噙齧
連雲港冰封拋錨的一條辮子

琉璃廠孔府菜館

曲阜孔林的松風 回鍋
禮記中一碑一石 添醬
加料 拋鍋爆炒
一鍋 唯物物語的論語

儒飮飄香於 蒼萃
古今風雅於一爐的
一片 琉璃瓦

以為孔府菜館 道道倫理
之呼者也 而端上來
卻是 味味清淡的
倫常瓜葛魚禽野菜

自古逸史帙墨多野味
是否 仲尼出於野而食於野耶^①

■潮聲

平常心是道

何必拒人千里之外
總教人不敢恭維
應要用感情與常理來衡量
不再堅持心靈寧靜的孤獨感
那麼平淡的靈魂才是崇高的象徵!

曾有句話：山高水長流
橋下的急湍 豈可回頭？
惟有以誠相對 迎向志趣相投
宛如雲絮自由自在的瀟灑
彈指間 曾經蒼白了幾度春秋呢?!

平常心的哲理是道
心靈澄明 沒有被名利誘惑所污染
因而有點戚然 形成難以言狀的焦慮
隨之一種幻象 生了思想
傳奇滿天 那些意念宛轉成歌！

2016.8.16 稿於三藩市

由孔府食譜 譜出的
韻腳 楞頭幌腳
平平仄仄走出孔府菜館

被吃成一身野味的
在野人物

①《博物誌》的〈雜說〉云：“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惡則惡矣”。這是古中國最原始的胎教理論。而〈異說〉云：“警叟夫婦兇頑而生舜。叔梁紇，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其在有胎教也？”反駁之。甬管它〈雜說〉還是〈異說〉，有一酒道理，它顛撲破了民間俗云：“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邏輯。

■銀髮

美籍越華老鄉 預先向我話別

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
而無從選擇的越南
既不逢時
你知道
被煎熬的命運是注定的了

誰
以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
這道名牌蜜蠟
加上越南社會主義的
高級棉芯
最後連同我的殘年
一起
再用美國純正資本主義的
慢火
煎
熬
成被燃在風前一晃一晃的
蠟燭

就祇為
便於跟隨牛頭馬面
這遲早會來的不速之客

我早就想失憶

現在唯有
等在過奈何橋時
再狂飲那一碗孟婆湯了

2012-10-23 北卡

■方壯霆

手機失竊的沮喪

一、
當今世道
人生沮喪之最
莫過於
形影不離手機的被竊

二、
情不自禁摸口袋的習慣
一次次空手而歸

而後是，絕對的靜謐
與大千世界之隔絕

三、
從來不用心記
以為一勞永逸
隨身的活腦袋
居然也丟了

慌亂了一會才發現
不記得的號碼是該忘卻了
而勿忘的卻記憶猶新
即便那一串微微發黃的

四、
隨手抓來嚓嚓嚓
稍縱即逝的人生寫真

儘管登不了大雅之堂
沒有它，所有的記憶
難免都是殘缺不全的

五、
幸虧有谷歌
短短兩分鐘
丟失的所有一切
魔術般地重現在新手機……
唉，現代人的隱私
無異於，皇帝的新衣！

2016年6月3日

■于中

永久郵票

看不出表面上
有何價值
而他們卻言之
鑿鑿
信心十足地
說：
只要不離開本土
就有用處

5/14/16 寫於休士頓

後記：是日下午，回美國前幾小時，在秘魯首都利馬並不擁擠的街道上，我的手機被偷竊。頓時的沮喪，難以形容……

深秋銜著初冬的季節

昨夜西風穿林過
滿地金黃葉

又到了這個微妙季節
深秋銜著初冬的

白露隨暮靄而珠凝
殘楓追夢霞而飄泊……

換季之事，年年覆回
又何必如此掛心？

難就難在，今秋過後
冰天雪地，遙遙無期

冰天雪地，何愁之有？
過後便是春暖花開，陽光明媚

難就難在，今秋過後
寒蟬驟雨不再，時過境遷

人在塞外，冷風蕭瑟
深秋銜著初冬的季節

2015年10月10日

■李斐

花

不是不
喜歡花
是不喜歡
被摘下
截肢的痛楚
因為我知道
而且也看到
插花的剪刀

2016年7月14日紐約

夢

當社會主義給他
一個大翻身
他想還繼續
睡下去
揉擦著睡眠
喃喃地說
“難尋好夢”

2016年7月15日紐約

恨 晚

真是可惜
未曾相識
當我們男女性
荷爾蒙
泛濫的季節

2016年7月21日紐約

■蔡可風

不准提起

很多過去 行將被史實忘記
儘管如此 仍常常犯上了禁忌
別提了，從傷透了心不堪回首
到通令不准許見諸文字的過程
有誰 能參破內裏的玄機
保養了六十七年的陰霾
當然不容納 新生的浩然之氣
香花毒草的混淆 從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開始扯皮
前 三十年借鑒不得
後 三十年的成就去否定
都是蒙受偉光正的光環所蔭庇
迎著世界潮流去 逆水行舟
豈有能量去上溯到前半個世紀
從文化的字眼到傳媒的聲音
從高層的頂尖到升斗小民 都
重溫當年兩報一刊定調的滋味
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遺教 又回歸為真理
蘇、東、波的骨牌現象
時時刻刻 縈繞在尋求中國夢的
夢魘者的心裡
紅色接班人 遵從著
以蘇俄的先師為師 何妨從
烏克蘭買回那座廢棄的浮水機器
改頭換面 再配上時代的設備
便可以 巡遊睥睨東南亞海洋界
半個世紀前先輩只有阿爾巴尼亞
就可宣稱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怎及今日有大把金錢去買天下
大中華的有識之士啊
沿著姓黨的指示去自抬身價
分一份 去肥屋潤家
五十年後 誰又再會提起它

2016年五月十六日於紐約

■關淑媚

找答案

我是誰？沒人告訴我滿意答案
雙親說：你是我們的女兒
哥哥說 你是我的大妹子
老師說 你是學生裏的文藝骨幹
同學說 你是我們的開心果
老板說 你是公司優秀員工
朋友說 你是出行好伙伴……
今天回來 徹夜難眠
不曾有耀祖成就 不曾奉金獻酬
開平給了回答 歡迎回家
我是開平的孩子 我們是
糾結多年的疑問 鄉親熱情笑臉作答
我是開平的孩子 潭江的水，梁金山
誘導我金秋回鄉轉

我到底是誰？是孩子的媽媽
是遠方的僑民 是尋夢者
是講往事的故鄉人
天空還是當年的天空
河流依舊叫譚江 我又回到你懷抱
住進潭江半島酒店 臨江眺望
美麗畫卷在眼前：晨曦喚醒廿一年夢
多少個期盼 多少個思念不曾訴說
行不盡的新修大道
看不盡的新建園區
敘不盡仰鄉情親情
恨相聚時太短 歸家鄉路大遠
好在今天找到答案
驛動的心靈泊上了岸
不再徬徨 憂煩 喜上眉梢
開平把驕傲，永遠植入我的心中

2015年10月紐約
開平同鄉會組團回鄉懇親作

■王妍丁

走過唐布拉草原

已經很久沒有做過
這樣的夢了
一個綠的發鹹的 夢
在唐古拉草原
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沉重
得到治癒
他咳嗽的胸腔，吐出了
深夜的瘀血

唐古拉沒有天黑
寂靜的天空，本來就綴滿了
小星
草原的星星是不滅的
它和火焰有著相同的本能

我只是奇怪，當我抓住
韁繩，我就成了撒開四蹄的
野馬
當我放下念頭
我就是今夜酣睡的
唐布拉
我睡了，其實我一直醒著
誰知道，我在等待
我的——
歸來

和大草原待在一起

當無路可退
這將是我們最後的家園
和草們呆在一起
和善良呆在一起
和手無寸鐵的牛羊呆在一起
迎接，日出與日落

人類的血腥
終將隨落
慾望，枷鎖，刀劍

■溫曉雲

幸福的折磨

路 長長
走了彎彎曲曲經年
終
春暖 花開
心甘情願的折磨
幸福醉人

幸福指數

自從擁有你
我就成了詩人
詠不盡的詩話傻話癡心話
指尖滑落的每一刻
行行詩意情深意長

詩 意

沏一杯茶
氤氳一片詩意
心底流淌的幸福
洋洋灑灑落滿身
笑意盈盈眉眼綻放
純粹愛情點綴一塵不染

一場焚燒，並不需要
很多根
火柴
就像草原的命名
我看見草裡
埋藏的黃金

草的歡樂，所費不多

■澹澹

秋 思

無處可投寄的思念
又在夜的長河氾濫
喝醉了的風，街邊續杯
天邊那顆星星離開後
月亮沉默了，月光
在樹下掃了一地的秋涼

瑜 伽

呼——吸
山水——世界
伸，萬里晴空
收，朗朗日月
剛與柔、健與美
魂與體期待破繭成蝶

蓮 說

不為艷羨的目光
只為初衷、只為陪伴
偷一滴雨露、借一米陽光
含情、綻放
在你拈花微笑的指間
我是你前世許下的願

不像人，總是無法安靜
在苦海與彼岸
永無休止地
糾纏
其實，一生的征塵
也只是，那麼一閃

2016 寄自北京

■初雪

咖啡雨

彎曲的是光線。被折疊
在一張單薄的餐巾紙上。星巴克的
空氣中充溢著濃縮咖啡的味道。

宛若一片懸浮的秋葉，沿著
飄逝的昔日耳邊細語。
你在這裡等候。直到記憶
在咖啡的微弱顫慄中蘇醒。

兩隻眼睛裡蓄滿了大海，翻滾到
桌上的咖啡裡，帶著秋風的蕭瑟。
窗外的咖啡雨，淹埋了
野地的白菊。
外面不再是曾絢爛的世界。
它正在凝望中重新打開。

帶刺的玫瑰

是你不經意的一句話麼
在我的血液裡，
開出了一朵芬芳的玫瑰
多麼希望你能夠看見，我
雲朵般輕盈的步履
和片片陽光在我臉上，綻放的笑靨
可是你，在哪裡呢？

像那隻被閃電擊中的畫眉
在風雨中，孤單無力地下墜
一片一片地失去舊我的羽毛
陷入了一行行詞句的深淵
那些無言的詩，在腦海中迴旋
可是你，你是誰呢？

世界有多遙遠？
那邊的風景
充滿了泡沫，花邊和迷霧
脆弱的心情徘徊不安

■楊玲

月亮

空中一輪月亮
倒映在水中

我把水上的月亮
用手攪得變了形

再仰望上空
天上的月亮也變了樣

綠柳

柳葉垂進水裡
把河水染綠了

我乘著烏蓬船
在綠色的波浪中
彎彎曲曲地川行

吳哥窟

莽莽叢林中
斷牆破壁裡

佛像微笑地訴說往事

往事如煙
——也不如煙

仿佛玫瑰的刺椎進了筋骨
在這繽紛的春天，我在渴盼
你來

撫愛我額頭上寫滿的呼喚

2016 寄自芝加哥

■阡陌

湖

今天 只能在橋上
在林外
遠眺你 聆聽你
輕歌如訴

誰如此幸運
於岸上築屋 與你
凝望
纏綿於你
秀麗的四季

而我只為傾慕你寧靜
的芙蓉
總是
覓著你……癡望著你

還好
今天 你不在
煙雨縹緲中

雲

千朵 萬朵
千層 萬層
飄忽天際 墜落湖心

成了藍色的湖
蕩漾成我的神情

千層 萬朵
都滿載了我無言
的伏筆

■ 貝青

不及的夢

沿著西貢紅十字大道
凝視遠方
前塵舊夢
已退到了天涯

我定睛於
兒時走過的青春
每一天在同一條街道
踏著晴天的艷陽雨後的彩虹

你定睛於
驀然出現的我
想不起
也不可置信

“我是誰？”
從烈焰中深耕的額紋
盡露霜雪蝕刻的圖騰
痛過，心傷過
刻骨，仍記住
“你是誰。”

當暮色覆蓋了巍峨的頭頓大佛
颶風與海濤交手
天地在漆黑交合
煙水兩茫之交集
一線生死的交替

你我沒有美麗的憧憬
只有
咽哽萬千的情緣
沒有淚燙的臉頰
只有
滅頂洶湧起伏的浪頭

賭注是生命
押下是情感
代價是永別
我和你拔了無數次的河
——拔海
勝負難分，都累了

我靠在你絕望的雙臂上
蜷縮在青澀的貝殼
風浪間悠悠對問
誰人兩手縛紅線
在寂寞的天地間
延續無痕的懷念

漫漫長長的夜
沒有星光月色
唯獨你的目光
纏戀不捨
來寵將破浪而去的我

臨行前
你將件件衣服為我加上
一個沒有行裝，不知目的地
此去經年不及的夢
你將囑咐叮嚀串上我心
打了結

我撫慰著你說
你若一朝
乘風破浪赴約加州
我願提壺一傾共醉
共賞清遠平和鐘聲
讓勾魂攝魄的鏡頭
把你我的呈現捉住

只是我沒停泊加州
而你 已落地生根

總妄想把記憶深長的

■ 依雯

當我們老了

當我們老了
頭髮白了
牙齒掉了
真的只有這個時候
感受到暮年的幸福
雨下了
飄落下來的凌亂節奏
雨止了
彷彿聽到聲聲吶喊
且玻璃上印有朦朧水痕

當我們老了
寫盡天涯
寫盡歲月
幾十年的同甘共苦
疲累會酸的
憂鬱會苦的
傷感會辣的
淚水會鹹的
百感交集
感恩 珍惜 走到盡頭

2016 寄自越南

帶回去水的一方釀成蜜餞
攪住美與滄桑

忘了

那回首的彼端
已退到了海角！

卻忘了

那 穿了時空的結
再也解不開。

2016/04/16 寄自加拿大

胡弦的詩 ◎初雪 譯

空樓梯

靜置太久，它迷失在
對自己的研究中。

……一塊塊
把自己從深淵中搭上來。在某個
台階，遇到遺忘中未被理解的東西，
以及
潛伏的衝動……
——它鎮定地把自己放平。

吱嘎聲——
隱蔽的空隙產生語言，但不
解釋什麼。在灰塵奢侈的寧靜中

折轉身。
——答案並沒有出現，它只是
在困惑中稍作
停頓，試著用一段忘掉另一段，或者
把自己重新丟回過去。

“在它連綿的陰影中不可能
有所發現。一階與另一階那麼相像，
根本無法用來敘述生活。而且
它那麼喜歡轉折，使它一直無法完整地
看見自己。”

後來它顯然意識到
自己必將在某個階梯
消失，但仍拒絕作出改變。固執的片段
延續，並不斷抽出新的知覺。

“……沿著自己走下去，仍是
陌生的，包括往事背面的光，以及
從茫然中遞來的扶手。”

Empty Staircase

Have being still for so long, it's lost in
self-reflection.

…… Piece by piece
put together itself from gulf. At one
staircase, ran into the misunderstood
things in the past, and
the latent impulse... ...
--- It quietly laid itself flat.

Squeaking sound ---
The hidden gap talks, but
no explanation. In the luxurious quietness
of the dust

turned around.
--- The answer didn't show up, it's
puzzled and
only paused for a second,
tried to forget one stair with the memory
of another, or
threw itself to the past once more.

“In its continuous shadow, there
couldn't be
findings. One piece is so similar to
another,
and it's impossible to describe life.
Furthermore,
it likes the turn points so much that it's
impossible to
see itself entirely.

Later on it realized that
It would disappear on some stair,
but still refused to make changes.
Stubborn pieces
continued, and kept extracting new
consciousness.

“……Walked along its own way, but
still
felt strange, including the light from the
back of memories, and
the handrail handed over from vacancy.

琥珀裡的昆蟲

它懂得了觀察，以其之後的歲月。
當初的慌亂、恐懼，一種慢慢凝固的
東西吸走了它們，
甚至吸走了它的死，使它看上去栩栩
如生。

“你幾乎是活的”，它對自己說，

“除了
不能動，不能一點點老去，一切都和
從前一樣”。

它奇怪自己仍有新的想法，並謹慎地
把這些想法放在心底以免被吸走因為
它身體周圍那絕對的平靜不能
存放任何想法。

光把它的影子投到外面的世界如同
投放某種慾望。

它的複眼知道無數慾望比如
總有一把梯子被放到它不能動的腳
爪下。

那梯子明亮、幾乎不可見，緩緩移
動並把這

漫長的靜止理解為一個瞬間。

A Bug Inside the Amber

It learned to observe, and the years
afterwards.
The panic and fear in the beginning, a
slow coagulation sucked them away,
even sucked away its death, making it
look lifelike.
“You are almost alive”, it said to itself,
“except
can't move, can't gradually age,
everything else is the same as before”.
It's surprised by the new thoughts, and
cautiously
held them inside to avoid being sucked
away because
the surrounding absolute calmness
couldn't
hold any thoughts.
Its shadow was projected to the outside
world like some casted desires.
Its compound eyes see numerous desires
such as
a ladder was always placed under its
frozen feet.
The ladder was bright, almost invisible,
moving slowly and
interpreted the endless stillness as just a
moment.

■ 非馬 William Marr

雙語詩 bilingual poems

曇花之夜

一切都準備好了

沒有烈日照射的舞台
清涼寧謐

最幽雅の色澤
最沁人的清香

就等母親把夢中的小孩搖醒
沉重的眼皮努力撐開
幕徐徐拉啟
笑
一瓣瓣
舒一張——

Night-blooming Cereus

all is ready

the stage is set
cool and peaceful
no lighting from the savage sun

the most elegant color
most delicate fragrance

now we just wait
for mother to wake her child

heavy eyelids lifting
curtains parting
smiles blooming
petal by petal

孤 單

有你的日子
我不孤單

有詩的日子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我也不孤單

有你有詩的日子
我更不孤單

而在無你無詩的日子裡
我只願側耳傾聽
你輕盈走近的詩意腳步
渾然不覺孤單

Loneliness

the days with you
I don't feel lonely

the days with poetry
I too don't feel lonely

the days with you and poetry
I certainly don't feel lonely

and on the days without you and poetry
I simply prick up my ears
listening for the approach
of your poetic footsteps
and forget all about loneliness

保羅·策蘭

Paul Celan 詩兩首

◎ 岩子 譯

用一把變換的鑰匙

Mit wechselndem Schlüssel

用一把變換的鑰匙
你打開那所房屋，屋內
雪花默然飛舞。
隨著汨湧而出的鮮血
從你眼睛、嘴巴、或耳朵，
變換著你的鑰匙。

你的鑰匙在變換，語言在變換，
任雪花姿意弄舞。
隨著欲把你吹走的風，
雪花將語言凝握成拳。

科隆，阿姆霍夫街

Köln, Am Hof

心的時刻，夢
為午夜子時
而佇立。

有人與寂靜低語，有人緘默，
有人在行自己的路。
放逐的和失迷的
獨守空屋。

大教堂啊。

看不見的大教堂，
聽不見的河流，
你，深入我們的時鐘。

虛假奇跡

欲望的邊緣
風馳騁著海浪的
孤獨
入侵
它們的泡沫
這是
虛假奇跡的夜晚

一個眼神
剝光她

她關掉燈
這樣問題就不會增生

不在場的事物

1
大海
擁抱著
雨水
在我窗後
我因你的不在
而濕透

2
窗子
只有陣雨
讓它微笑
而灰塵
粘在我身上

3
沙發
注定等待

擁抱著
他的氣息
他的固執

和他大聲地？腳步

它看見
一個要和別人分享情人的
女人的憂傷

4
杯子
找不到
飲料

適合
恥辱的
祝酒

5
椅子
在他心的角落
停歇
面對我的憂傷

空洞
它充滿我

每當你的不在場
下雨
我借給我我的外套

6
島嶼
腳被鹽
噬咬著

重新找到
它對大海的忠實
忠實於它的起伏

7
我離開海
而海在我的血液裡
咆哮

8
帶著不必要的
負擔

出於忠實

他從來
不忠實於慾望
停留

9
因為他總是在移動

靈魂的鏡頭
只抓住一個景色

從車窗上懸掛

10
旅途中
要小心

不然我的靈魂會破裂

在你的行李中

11
在他之後
我的廢墟
升起

將我絆倒

難道我沒有教會它走在
他身後嗎？

12
每一次開始
都是一首詩

每一個結局
都可能是開始

可是結局為什麼讓我流淚呢？

詹妮弗·哈貝爾詩六首 ◎鄭建青 譯

詹妮弗·哈貝爾 (Jennifer Habel) 現任教於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創作專業。曾任教於馬薩諸塞大學，科羅拉多學院和美國大學。是2011年史蒂文斯詩稿賽獲獎者。詩作有 Good Reason 和 In the Little House。譯詩六首選自 In the Little House。

授 精 Conception

我的身體及他的
一半。他全身
繃緊推進著，
我的身體漸漸張開，
直到張得
大開
才到頂：
我們鑽入
最深遠的太空
去造子，
再起床穿衣。

孕 婦 Gravida

我脫得精光站在
鏡子前
看看什麼
將要失去。外面

大雪擁抱太陽
好像將其擁抱，
儘管那並非
我所看到的。

孕 婦 Gravida

懷著她，
我又吃又睡又洗。
要收拾晾碗架上的碗碟。
要雨中穿過馬路。

曾經一週好些天，
我無精打采。太陽
在百葉窗外移動著。
她長大了，我卻瘦了。

今天年輕女孩子們
從我身邊跑過，跑過
連翹花和待舒展的
綠芽。

我現在就像土壤，
知道她們終歸離去。
我不會假裝
她還是我的一部份。

孕 婦 Gravida

硬幣在缺口碟裡，書未翻開過。
透過一扇扇窗，是閃耀的大海。
一群立在柏油樁上的鵝鵝，一隻
千鳥——
還曾見一隻雪鷺，白羽冠吹動著。
我們看到一道銀色被整個吞沒。

剖腹產 Section

我覺得她們正從遠處拽著我……
發作啦？他問。

而把我拉回來的聲音是她的：
一種子體脫離母體的清純之音。

疤 Scar

六週後我一量，驚訝之餘
真想疤痕再長些，寬些。

伊莉莎白·畢謝 普詩選◎戴珏 譯

佛羅里達 Florida

名字最好聽的州，
在微鹹的水裡漂浮的州，
被紅樹根連接在一起，
這些根活著便出產一群群的牡蠣，
死了就在白色的沼澤地散佈骨架，
星星點點的，彷彿被轟炸過，綠色的小丘
好似舊時的炮彈長出了青草。
充滿了S形長鳥的州，藍白相間，
還有那些看不見的歇斯底里的鳥，每次
一發脾氣

便發出一連串急速的啼叫。
唐納雀愧於牠們的花哨
而塘鵝的快樂顯得滑稽；
牠們沿著海岸在湍急的潮流上滑行嬉戲，
在紅樹島嶼之間出沒，
還會在日照的黃昏
站在沙稜上晾乾牠們濡濕的金翎。
巨大的海龜，無助又溫和，
死後在沙灘上留下牠們爬滿藤壺的甲殼，
牠們白色大顛骨上的圓眼窩
有人的兩倍那麼大。
棕櫚樹在烈風中啪嗒作響
有如塘鵝的尖喙。熱帶雨落下來
梳洗衰弱貝殼被潮水卷成了環的線絲：
蕙苾①，漢字部首，罕見的尤諾尼亞渦螺，
斑駁的果膠以及倒掛金鐘②，
佈置得像是在一匹腐爛的灰色破棉布上，
那被埋葬的印地安公主的裙子；
這些東西精緻地裝飾了單調，無際，
凹陷的海岸線。

三十多隻美洲禿鷹在沼澤地裡發現了
什麼東西，牠們在上空向下，向下，向下
盤旋，就像沉積物碎片被攪起後
在水中下沉。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森林大火的煙過濾細微的藍色溶媒。樹樁和死樹上燒焦的餘燼像黑色的絲絨。

蚊子

隨著牠們兇猛的伴奏曲調去捕食。天黑之後，螢火蟲在濕地的天空繪圖直到月亮升起。

寒冷的白，不亮，月光調和得粗糙，而這粗心，腐敗的州全是分得太開的

黑色污點，還有醜陋的白；自己最劣質的明信片。

天黑之後，水塘似乎都溜走了。短吻鱷，有五種不同的叫聲：友好，喜愛，交配，戰爭，和一種警告——

嗚咽著在喉嚨裡訴說
那印地安公主。

①一種草本植物，結有白色圓珠狀穀粒

。又叫做約伯的眼淚。

②一種絢爛、下垂的花，又叫做女士的耳墜。

點評小暑大暑之詩

◎雷默

小暑之詩

四時變化，陰陽浩然復易，雨後，溫溫而小暑時間的改變，稍可比擬於空間的局限當熱的內部浸滿了節氣的潮濕，是時候了望氣，卜筮，都是因心動而驚覺歲月慷慨的餘哀

而對江南往事的想像，均是有關於命名的記憶那年夜船吹笛，只有識曲者才知其難言的本質之真彼時，差可只能用此時，來互證人生無常，零落的輕忽，古詩喻之為飄塵

好吧，我承認我面對花朵時會有的貪心一切都可以從內而外找到理由，愛如果可能，我都會傾情付出夏日花朵之美，可以原諒一切錯誤的似是而非

大暑之詩

快樂的小，能夠勝過痛苦的大嗎？是的至小無內，至大無外，沒有更小的，也沒有更大的有的，只是我們對於節令的分別心，且看夏日的玫瑰更鮮艷的，也可能更容易隨秋草枯萎

熱啊，熱來得是那樣的迅速和突然，歡宴之時你為何從心底湧出感悟陰陽變易的致命的涼意？從小處坐實浩大的虛無，小處的細節多麼豐富正如青春的美，在芭蕉點滴的雨聲中尚可清晰地回憶

某處的浮雲，某處的高樓，某處的悲思絕望往往只是說說而已，真正的絕望是不可以說出的但是因為雛菊的開放，我感到欣慰江山代有，水流人行，“沒有一物是身外之物”

覃賢茂君多年來對國學有深厚研究，儒釋道三教皆通，尤其對易經有獨到鑽研。近來又攻訓詁。說到暑，大多數人想到熱，他卻告訴我，暑與熱還是有不小的區別，暑近濕如蒸煮，熱近燥如烘烤。

小暑和大暑是覃賢茂君二十四節氣詩中的兩首，為新近所作。就個人所好，我更喜歡〈小暑之詩〉。小暑，盛夏剛開始，江南還未出梅，正如詩中所寫“溫溫而小暑”。這樣一個潮濕的節氣，蘊藏更多自然徵象，也引發了詩人更多的聯想和情懷。小暑之詩，感時應景，句句驚心；讀來意蘊充盈，如飲十年醇漿。

節令行至大暑，已是熱近燥如烘烤。極端天氣

讀詩迴響

◎張子清

氣勢磅礴的詩是好詩，抒發濃厚感情的詩是好詩，幽默、風趣、奇思妙想的詩也是好詩。總之，給讀者帶來審美愉悅的詩才是好詩。〈褲子獨白〉（發表於新大陸詩刊 2016 年 6 月 154 期）的藝術特色就是幽默，風趣，而且奇思妙想。它啓示我們：沉湎於小題大作的個人情緒裡的詩必定枯燥無味，沒人愛讀。為此，我特抄錄下來，與詩友們分享。

褲子獨白 / 王性初

我是肉體下半身的貼肉皮膚
我是所有紡織品的情人小三
我是人類的遮羞布
我是罪惡的添加物
人們愛我恨我寬我窄我長我短我
大家穿我脫我護我剝我剪我補我
穿上我人類成了人類
脫下我全都像個畜生
我的長短是歲月惹是非
我的厚薄是季節加時尚
有了我下半身是隱私
脫了我下半身是陷阱
白天我是道貌岸然的君子
夜裡我是風情萬種的看客
喜劇與悲劇在我身上交替上演
歡聲和笑話把我遺棄在床邊

，引發諸如大與小、虛與實、鮮艷與枯萎、陰與陽、絕望與欣慰等兩極問題的思考，可這一切何嘗不是因為我們的分別心？“沒有一物是身外之物”此句是他的學生駱璐玥的詩句，這裡引用，一則貼合詩意，二則是對這位 95 年出生的年輕詩人才華的讚賞。大概因為很快就要立秋，氣候即將反轉，詩中隱約告訴我們，只有季節可以輪回，其它都是難以逆轉的。

2016 年寄自南京

每一首詩都是一滴孤獨的眼淚

◎寒山石

——從海子的《風很美》說開去

一個叫作查海生的孩子，他有一個充滿詩意的筆名——海子。在海子純淨的心目中，美麗的大自然與美麗的女性這兩種形象是合二為一的。詩人的〈風很美〉寫道：“風很美／小小的風很美／自然界的乳房很美／水很美／水啊／無人和你／說話的時刻很美。”清風的柔和美、果實成熟的甜美、流水天籟般的音樂美，沒有塵世的喧囂、紛擾和算計、爭鬥，展示的是一種內在的溫柔與純淨、平和與靜美，一種天人合一的迷人境界。而“水啊／無人和你／說話的時刻很美”，則流露出孤獨的況味。或許有人會覺得這很傷感，但海子卻認為這時才是最美的，靈魂在這一份寧靜，甚至孤獨中迷醉，且得以淨化，體現出詩人對自然的嚮往、對孤獨的迷戀。可以說，海子的每一首詩，都是一滴孤獨的眼淚。讀海子的詩，總是如鯁在喉，甚至，想哭。

但孤獨不是孤寂，也不是孤悲；不是孤僻，更不是躲避。孤獨是一種美學、一種空靈，比如“落花人獨立，微風燕雙飛”。對於流水、對於靜美的大自然，別去打擾它。自然界的美麗總因為人類的造訪而失去光彩，人跡罕至的地方卻總是風景獨好，正所謂“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對於我們每個人來講，也只有在孤獨中，精神與生命才會在悄聲屏氣中拔節生長。“萬人都要將火熄滅 我一人獨將此火高高舉起”，“和所有以夢為馬的詩人一樣／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以夢為馬〉）。海子正是一個內心空靈的孤獨的歌吟者，正如他在〈九月〉中所說，“我琴聲嗚咽 淚水全無／隻身打馬過草原”。在〈日子〉中寫道：“今夜我只有美麗的戈壁 空空／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你”。“只想你”，只想心中的“太陽”、“麥子”和“情人”，就以一顆朝聖的心，“給每一條河每一座山取一個溫暖的名

字”，獨自品著寂寞的美麗，在孤獨中構建起了詩的大廈和豐富的精神世界，成為至高無上的詩之王，一個時代的標記。

必須承認，海子是一個天才。他4歲就在公社參加“毛澤東語錄背誦比賽”，15歲考入中國最著名的學府——北京大學。在詩人生命裏，從1984年的〈亞洲銅〉到1989年3月14日的最後一首詩〈春天，十個海子〉，海子創造了近200萬字的作品。他在農村長大、家境貧苦，渴望在繁華的都市實現自己的夢想。但很不幸，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社會的劇烈變革中，他只是喧囂的現代都市中一位精神的獨行者，且以詩為杖、以夢為路。他熱愛生活，“活在這珍貴的人間／太陽強烈，水波溫柔”（〈活在這珍貴的人間〉），所以“你來人間一趟／你要看看太陽／和你的心上人／一起走在街上／瞭解她 也要瞭解太陽”（〈夏天的太陽〉）。詩人在〈眺望北方〉中寫道：“我今夜跑盡這空無一人的街道／明天，明天起來我要重新做人／我要成為宇宙的孩子 世紀的孩子／揮霍我自己的青春。”詩人在小詩〈夜色〉中也寫道：“我的人生／有三次受難：流浪、愛情、生存／有三次幸福：詩歌、王位、太陽。”

但是，只可惜，“在這個世界上 秋天深了／該得到的尚未得到／該喪失的早已喪失”（〈秋〉），“草原盡頭我兩手空空／悲痛時握不住一顆淚滴”（〈日記〉）。詩一般純淨的海子，終沒有能在孤獨的靜立中“面朝大海”看“春暖花開”，沒能“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周遊世界”，而是在現實與夢想的雙重擠壓中、在自我封閉暗夜般吞噬心魂的孤傷中，在生命的極致之痛和傻傻的執著中，在極度的失落乃至絕望的痛苦

中，這位天性善良的，喊出“陌生人，我為你祝福”的詩人，以臥軌自殺的方式追逐心中的“太陽”、“麥子”和“情人”去了。“你從遠方來，我到遠方去／遙遠的路程經過這裏／天空一無所有／為何給我安慰”（〈黑夜的獻詩〉）。或許這就是詩人嚮往的“到家了／我緩緩摘下帽子／靠著愛我的人／閉上眼睛”（〈歷史〉），或許詩人終於成為了“遠方的忠誠的兒子”（〈以夢為馬〉），或許是渴望“在黑暗的盡頭／太陽扶著我站起來”（〈日出〉），這正如西川在悼念海子的〈懷念〉一文中寫道：“這個渴望飛翔的人註定要死於大地，但是誰能肯定海子的死不是另一種飛翔，從而擺脫漫長的黑夜、根深蒂固的靈魂之苦，呼應黎明中彌賽亞洪亮的召喚？”

海子說：“我把我們的故事寫在牆上，路人經過時哭了。”他還說：“我們最終都要遠行／最終都要跟稚嫩的自己告別／也許路途有點艱辛／有點孤獨／但熬過了痛苦／我們才能得以成長”（〈小站〉）。只是，感動一個時代、感動大眾的詩人終沒能“熬過痛苦”，這應是詩人的悲哀。因為，鮮活的生命不應該成為詩的祭品；活著，本身就是一首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天才詩人的人格缺陷。當然，這也是時代的悲劇。生活不止是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當“面朝大海，春暖花開”成為芸芸眾生普遍的、純美的嚮往時，只能表明，這個物欲化世俗化功利化的喧囂時代，已經缺少了詩意的品質與純淨的靜美。不妨套用海子的詩句：“陌生人，我為你哭泣”。

2016年4月26日

新詩形式美論綱 ◎林啟

1. 思維中自由與規律的結合，體現於語言中；內容中自由與規律的結合，體現於形式中。形式美反映了自由與規律的結合。

2. 詩的形式，對一些人來說是工具甚至利器，對另一些人來說是限制甚至桎梏。

3. 形式美使詩悅目、悅耳，且易讀、易記、易傳。

4. 在特定情況下，形式本身可視為特殊意義上的內容；反之亦然。

5. 兼具形式美與內容美的詩，顯然優於僅有內容美或僅具形式美的詩。不具形式美的詩有缺憾，即便在內容上有過人處。

6. 詩比其它文學體裁更注重形式美。正如古詩一樣，新詩也應講求形式美。不能因為部分新詩作者不講求形式美，就否認這一點。

7. 追求形式美並不會限制詩人的自由。唐詩有嚴格的形式美，而這是否限制了唐代詩人的自由？答案明顯是否定的。

8. 詩人不能把放棄形式美視為自由，就像民眾不能把放棄衣著美視為自由。人可隨意選擇衣著，但並非衣著邋遢方體現自由，而衣著整齊、潔淨就違反自由。這涉及到正確的自由觀問題。自由與自律、自我修正、自我提高是相聯繫的。

9. 新詩的形式美，並不同於古詩的形式美——形式美是隨時代變化的。新詩不應放棄形式美，而應使形式美更加靈活、易變且多元化。嚴格的形式美，在不妨害內容的情況下，也可以成為追求目標。

10. 直觀的形式美反映在詩句的均齊上，或雖不均齊但規則地變化，或雖不很規則地變化而仍體現出特定節奏感。

11. 律詩的漢字方陣相當整齊而缺乏變化，新詩的文字排列可以表現更多而富變化的空間意義，具備更多而富變化的空間美感。而這種空間意義與空間美感，應與新詩的內容相結合。

12. 新詩應押韻，押韻方式既可以靈活、富有變化，而不強求一律，又可以相當嚴格而齊整。

13. 形式美的實現，並非易事，需下工夫。為其難者，更有價值。追求形式美，也應講切磋商磨。

14. 講求形式美，並非主張拘泥形式而妨害內容。相同內容的表達可能有多種形式，應力求選擇其中盡可能美的形式。

15. 有新詩作者將思維混亂視為深刻，這種混亂體現在詩的內容與形式兩方面。《孟子·盡心下》中有：“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評非馬的詩

〈功夫茶〉◎饒蕃

功夫茶

一仰而盡
三十多年的苦澀
不堪細啜

您卻笑著說
好茶
該慢慢品嚐

第一次讀詩人非馬的這首〈功夫茶〉，我的眼睛立刻就模糊了。至今已讀過它許多遍，可是這首詩依然能攪動我人性深處的情感和共鳴。〈功夫茶〉的意象很簡單，只有一個，就是“功夫茶”；但是它觸及的內涵覆蓋了生離死別、有家難回、無根漂泊的“三十多年的苦澀”，這也正是詩人非馬人生經歷和情感糾結的真實寫照。一句“不堪細啜”掩映起層層遞進的“苦難和折磨”。而詩人以“一飲而盡”的氣度吞下了它，塑造出一個寬宏大量、氣宇軒昂的藝術形象。詩貴在曲。詩人並沒有就此擱筆，而是筆鋒一轉勾勒出另一個不同的藝術角色：“您”。“您”是笑著的，“您”說“好茶／該慢慢品嚐”。假如“您”是一個不理解飲者“三十多年的苦澀”的人，這種出其不意的殘酷對照，進一步襯托出了飲者更深入的疼痛，就像功夫茶的味道裡的苦一點點浮上來。倘若“您”是一個曾與飲者同甘共苦的人，“您”的涵養修煉則是更高一籌，“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的人，那個羅曼·羅蘭所說的“真正的英雄”，令人肅然起敬。非馬這首詩以短短六行成功地塑造了兩三個鮮活的藝術形象，描述出世態炎涼和曲折的人生，表達出震撼人心的情感、人性還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實在是難能可貴。

^{*}羅曼·羅蘭說：“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在認清生活真相之後依然熱愛生活。”

2016年6月3日於紐約

賞讀非馬的

〈醉漢〉

◎項美靜

醉漢

把短短的直巷
走成一條
曲折
迴盪的
萬里愁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母親啊
我正努力
向您
走
來

整首詩三小節，僅“醉漢”行走在巷子裡的一個鏡頭。通過這個視覺意象，詩人引領讀者進入思想和情感的內核。

左一腳
十年
右一腳
十年

誇張的比喻手法和再造性想像，卻讓人感覺恰如其份。短短十字濃縮了幾十年的歷程，可謂經典佳句。如其人，瘦骨嶙峋無贅肉，卻蘊藏了多重意義，任憑深者深讀，淺者淺讀。

“努力”背後揭示的是當時中國不開放的國情。因特別的時代背景，一條短短的直巷硬生生被曲折成彎彎繞繞的萬里愁腸。

“萬里”不僅指相距遙遠也表達了思念堆積的長遠，還令人想起祖國的萬里長城。

一句“母親啊”直叫人肝腸寸斷！最後結尾的：

走
來

一字一行，是非馬詩的特色，也加強了節奏和語感。讀來擲地有聲，鏗鏘如馬兒堅定踏實的篤篤，撼動人心。

私下，我問非馬：“你會喝酒嗎？”

他說：“會喝一點，偶爾借酒澆愁，但從未醉過。”

非馬還告訴我說：“我母親沒念過書，卻看得懂鄉下流傳的所謂歌冊，大概就是中國式的歌劇版本。”他並傳了一張他畫的母親畫像讓我欣賞。

可見童年跟母親生活在一起的快樂在他成長過程中留下了深刻的記憶。

非馬 1936 年出生在台灣。才四個多月便因戰亂隨父親舉家遷回故居廣東潮州。

童年和少年都在故鄉和母親一起度過。十三歲那年隨舅父去探望在台灣經商的父親，便留在台灣，進入台中一中就學。後又去美國留學，在美國成家立業。

1980 年離開故國三十多年後終於重返故鄉，才得與母親團聚。

〈醉漢〉是一個清醒的飲鄉愁而醉的漢子，是非馬詩感性與理性平衡的代表。詩人借“醉漢”搖搖晃晃的形象，在一條短短的“直巷”跌跌撞撞繞境萬里，努力地走來，以抒發對母親對故國的那份牽腸掛肚的思念。

若延伸閱讀非馬的返鄉組曲，尤其是〈羅湖車站〉，便能對〈醉漢〉有更深的理解。

附：

〈羅湖車站〉

——返鄉組曲之八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母親

我的母親

她老人家在澄海城

十個鐘頭前我同她含淚道別

但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

像極了我的母親

我知道

那不是我的父親

我的父親

他老人家在台北市

這幾天我要去探望他

但這拄著拐杖的老先生

像極了我的父親

他們在月台上相遇

彼此看了一眼

果然並不相識

離別了三十多年

我的母親手挽包袱

在月台上遇到

拄著拐杖的我的父親

彼此看了一眼

可憐竟相見不相識

——摘錄自《夢之圖案》

—《非馬新詩自選集》第二卷（1980-1989），秀威資訊，台北，2011.12

2016.06.20 寫於台北

讀榕誼

◎曾明路

榕誼和我是兒時的鄰居和小伙伴。後來我們又同好文學，尤其是詩。在我眼裡，榕誼是一個非常堅強而能幹的女子，她以此應對著她命運裡的風風雨雨、坎坎坷坷。愛美幾乎是所有女人的默認屬性，榕誼又特別的多情善感。我們每一次的相聚，我都能從她的言談舉止中感受到她的堅韌幹練和她的細膩敏感。而真正讓我透過表面進入她內心洞天的，是她的詩。

榕誼的詩是唯美並柔情萬端的。除了情感，靈韻獨具的形式，也常常即是這些美麗的、柔情似水的詩行的內涵。

意象是詩的一大元素。榕誼詩的意象，具有非常柔和、圓融的特質。也就是說，她詩中的意象不是孤立的，也不是靜止的；那些意象和詩人的內心、與其他的意象之間交相互動並融為一體。

從古鎮的小巷走過

我幽靜的心境

映紅出磚入石的庭牆外

一株初夏的榴花

——〈安海的歌韻〉

以上短短四句，有古鎮小巷、庭院外初夏的榴花兩個主要意象；這兩個意象與詩人的心境融彙貫通。讀著這四行，我的視線跟隨著詩人的思緒，也從古鎮的小巷走過，出入庭牆內外，眼接那株被詩人的心境所映紅了的初夏榴花。詩人的詩路輕柔地蜿蜒著，最後到達這詩界的核心；我的心也跟著流連婉轉，從一個意象，進入另

一個，最終凝注於那一株千呼萬喚始出現的紅榴花。

黃昏如畫

獨擁一彎心形的島嶼

海風鼓起的帆

彷彿雲水漂浮的翎羽

浪花開放了

自天外淺唱低語

潮雖起落

船 依然闖海去

海門深處

沉沒了殘陽半粒

留下一夕的感悟

卻勝似千萬年的沉思

——〈海的沉思〉

這十二行文字，觸及了詩技巧尋幽探勝的許多方面。在這首詩裡，女詩人除了繼續運用她非常嫻熟的圓融意象法外，同時也滲入了比喻和擬人，其中“海風鼓起的帆／彷彿雲水漂浮的翎羽”兩句似是排比（帆和翎羽），又似是比喻中包含比喻——一帆如翎羽，翎羽如雲水漂浮——造就一種迷離的意境。詩人又像畫畫一般，將意象層層立體排開。我的心，再度被她的詩句所牽引，同步領略了孤獨的也是如畫的黃昏裡的一彎心形島嶼，和那靈與形彷彿雲水漂浮之翎羽般的風帆。遠方，海浪如花開放，在天外輕歌低語；深處，夕陽沉海，留下遐思萬縷……

故鄉的村口

撐開一傘遮天蔽日的綠蔭

我踏著父老的傳說

走得再遠

也不會忘記回家的路

——〈榕樹下〉

從形式上看，從動詞到量詞，這首詩體現了女詩人精湛和富於想像的修辭能力。從內容上看，那棵古榕有著怎樣的故事和傳說？詩人從一個小小的而又特立的點切入，道出了一個綿延千年的人的主題：故鄉情。

童年的天真
疊印在貪玩的途中
紅土彎彎的一片瓦
那是我草叢中的一片快樂

如今，歲月不再
我依舊在故鄉
數滿天星星 看萬家燈火
割不斷瓦中的聯結

——〈一片瓦〉

這首小詩和〈榕樹下〉像是姐妹篇，她們有著相類的手法和思路。用“紅土彎彎的一片瓦”來和童年“草叢中的一片快樂”相對應，是這首詩多出〈榕樹下〉的雋永聯想和陳述；而詩的下半段所透露出來的執著和倔強，則和〈榕樹下〉的鄉心及〈海的沉思〉的船行有著異曲同工的詩魂，是女詩人格誼堅韌性格的自然外化體現。

我總是相信，極致的形式本身，也就是一件藝術品的內容之一；讀女詩人格誼的詩，我有這種感覺。這次回國有幸和榕誼溫馨相會，促膝談心說詩。她和我分享了今後對寫作的一些打算和想法。榕誼有著豐富的人生和情感，於是我也自然地相信，在高超的形式架構裡注入或者嵌入更多的女詩人人生和靈魂的軟硬件，將會把榕誼詩推至更美妙的巔峰。

寫於安海，2016年5月25-27日

註：陳榕誼是福建省知名女詩人。

海涅（Heine, 1797-1856），一個不能被同化的詩人。出生於普魯士工業城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在巴黎去世。他是世界最重要的通俗詩人之一，其聲譽主要是得自他的《歌集》（Buch der Lieder, 1827）。陰沉的樂聲，愛情的悲歌常被偉大的音樂家採用：舒伯特、舒曼、孟德爾松、李斯特、布拉姆斯等。海涅的晚年詩作也受到歐人的尊崇。

他來自猶太商人的家庭，叔父是個漢堡市知名資財百萬的銀行家；父親是個英俊和藹的紳士，卻不善經商；母親曾受過良好的文學教養，給兒子們帶來很大的抱負。在叔叔所羅門資助下，年青的海涅先後在波恩，格丁根，柏林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同年為擔任當時在排猶下的猶太人裔的德人不得出任公職，他因此皈依改信了作為基督教的新教教徒。可是他從未當過正式的律師，也未在政府任職。他再回到大學讀書時，主要是研究詩，文學歷史和哲學。上大學之前，他相繼地迷戀叔父的兩個女兒，但是她們看不起他。他的叔父對此認為海涅的行為不當，削去了他的承繼遺產權利。對浪漫時代的矛盾使他惶惑不安。在失戀下，他寫了一系列描述愛情悲痛的詩，後來成了他的《詩集》，而每兩年修改和增加。直到1844年，他才出版了他的《新詩集》。之後，他的重要作品有：《哈爾茨山遊記》組成四卷（Reisebilder, 1826-1831）；《法蘭西現狀》（Französische Zustände, 1832）；《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1835）；《論浪漫派》（Der Romantische, 1835）；《阿塔·特羅爾》（Atta·Troll, Ein Sommernachtstraum, 1843。此書對當代拙劣政治作了一番嘲弄）。他還有第三部詩集《羅曼采羅》（Romanzero, 1854。此書充滿了令人心碎的哀嘆及對人類狀況的解釋）。

海氏四十六歲時結識了二十五歲的馬克思，在漫長的歲月裡，由於年齡的差別，他們的交流不算密切，但一切良好。海氏

始終認為共產主義不適合他的革命理想，而海涅基本上是個快樂和感覺主義者，與馬氏的性格不同。

那時正是猶太人進入白種歐洲人社會的時間，但他心中卻沒有浪漫和革命的信念，反覺得人際的疏遠和對時代的惶惑。他的詩作代表了浪漫時代的不安危機。他的愛情詩甜蜜而又苦澀，自嘲自己是個懷疑者，沒有浪漫的傷感，因此他之有張力的作品日增，聲譽日隆。

1834年海涅愛上了一位女商人（瑪蒂爾黛咪拉），他們在1841年結婚。她不是知識份子，是個實用者，給了他很好的照顧。海涅一生沒有太多錢但不窮，他有稿費，為了溝通法德兩大萊茵河地帶的文化，法國政府給了他一輩子的長期收入，並且他的堂弟送給他一些他應該得到的叔父的遺產。海涅其實是為了同化歐人和猶太人一輩子的奮鬥而工作。又因不能成功而持著不同的態度，視猶太人為貪婪的數學老師，認為入基督教會是走進歐洲文明的門票而已！

他們猶太文化看不上耶穌基督，認為帶給他們的煩惱。不少猶太人接觸到吐魯番文明的摩尼教。他們相鬥的善惡二元主義產生了哲學和文化，文學與語言的矛盾。他們努力於科學，雖然他們傲慢，但對中國的文明是持取羨慕和尊敬的態度的。海涅的作品對西方文明的發展是不了了之，主要是尼采、弗洛伊德、阿德勒及榮格的心理學方面。

1830年法國革命後，海氏遷往巴黎，在法度過了下半生。他在法國受了聖西門主義的影響，對法國國王路易菲力普及他的親信大亞吉佐的有限民主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對政治日益渾化而寫了多篇文章，發表於馬克思主編的《前進報》。德國試圖在全國禁止他所有的作品，更派警探至法國，他的自願流亡變成了強加的流放。海涅的寫作變得更加傲慢而且異化，囚禁在他的褥墊墓裡，他寫了多篇令人心碎的詩篇作他的悲觀詮釋：海涅，一個文明的傷口！

編輯筆記

留一大白以待

上期“紐約詩人專輯”作者饒蕾誤植為陳蕾，謹此更正，並向作者、讀者致歉。

本刊網站：newworldpoetry.com 備有創刊至今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絀，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備檔後即寄。

我們接受各界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Warner Tchan，寄本刊通訊處：

329 S.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SA

感謝 方明 \$500 **支持**

詩訊

第36屆世界詩人大會於今年9月16日在捷克首都布拉格隆重開幕，來自近20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餘位詩人參加了大會。

第二屆“北京詩歌節詩歌朗誦音樂會”於9月24日下午，在北京密雲白河畔露天舉行。會上頒發了首屆及第二屆1116俱樂部“詩歌與藝術獎”給詩人、畫家嚴力和詩人、畫家王琪博。

由人民日報出版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國高速公路交通廣播、青年文學聯盟共同主辦的《那些年我們讀過的詩》新書發佈暨“致敬詩人”詩朗誦會2016年9月24日，在北大舉行。

由詩人方明創辦，楊小濱、龔朵、黃梵、傅元峰等兩岸詩人合力編輯出版之《兩岸詩》第二期經已問世。

本刊編委，詩人遠方既寫新詩，亦工古典詩詞，今年八月將歷年來的詩詞作品結集為《寄居蟹》出版，列為新大陸叢書之第37部。請聯繫本刊洽購。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韁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舷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de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新大陸詩刊——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二十六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毋忘九一八，不買日本貨！

買美國車、買歐洲車、買韓國車，不買日本車！
買華為、買三星、買HTC，不買日本手機！
買Vizio，買三星，買LG，不買日本電視！
買聯想，買Dell，買HP，不買日本電腦！
買國貨，不買日本電飯煲，不買日本馬桶蓋！